



南宗文錄錄

和 16  
370.  
3



南宋文錄錄卷九目

頌

炭頌

廣西經略顯謨趙公德政頌

於越九頌

鐵城頌

贊

山陰圖贊

陸宣公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贊文公朱先生像

贊勉齋黃先生像

文信國畫像贊

文丞相像贊

范成大

張茂良

諸葛興

黃應德

葉夢得

程俱

朱子

陳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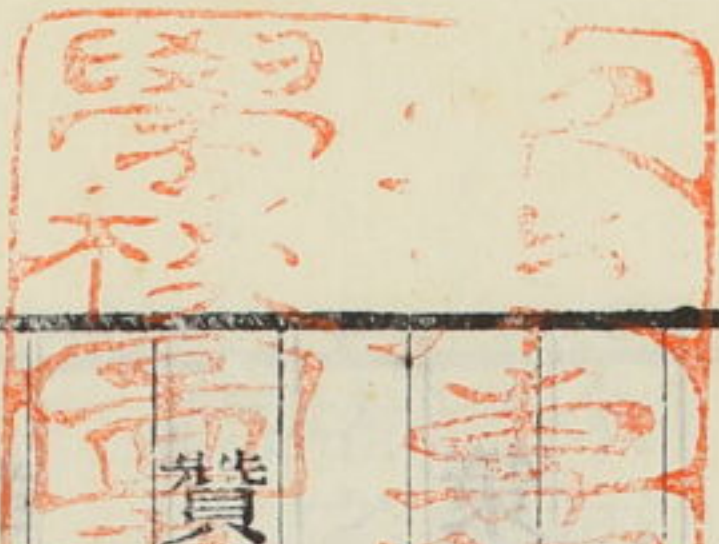
陳宓

劉辰翁

鄧剡

所錄未  
有陶珙

利  
293  
3



碑

碑

章貢紀功碑

朱翌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鼂公差

蘇文定公祠碑

韓元吉

朝請郎將作監丞歐陽公祠堂碑

陳彬

對策

精養兵

倪思

救荒政

倪思

抑奔競

倪思

策問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魏了翁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陳宓

南宋文錄錄卷九

吳江董兆熊元輯

頌

炭頌

范成大

余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鑪又作炭頌

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衷至陽惟火之傳雪霾六虛冰寒九淵環

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斡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功汗顏我惟

德之莫之名言既煥既安與之窮年

廣西經略顯謨趙公德政頌

張茂良

紹定四年秋有詔帥廣西趙公進直顯謨閣易鎮寶務桂人德公

之久結戀不釋即無量壽佛宇西偏尙像建祠寓其去思猶以為

未足乃相與頌述善政刻之水月洞石崖此石永存德名不朽公

丞相忠定之子名崇模字履規屏翰我邦六閱歲紀政先仁恕鎮

靜不擾捐利予民恩惠周浹本端末整闔境晏清人享和平之福

形諸歌頌理則宜然頌曰

南宋文錄錄卷九

帝奠區宇粵居南土連帥之尊桂其治所始時桂人憔悴數畧詔  
公于蕃拯其疾苦宣上恩旨滌以膏雨疏剔蠹蠹民胥蹈舞喧喧  
歌謠調來何暮帝曰嘉哉寬我憂顧賜璽增秩事循漢故維公之  
德不茹不吐施于有政威以仁寓安民之安弗庸鉤距耘緝績  
倉箱筐篋爾代輸屢捐帑貯環堵晏眠吏無叩戶平價發廩以  
哺飢阻斂散循環邑有高庾攻堅易朽加惠鬻宇有美南軒紹其  
遺矩吁嗟先賢魁魁是禦揭祠烝嘗蘭藉椒醕風化所繫人心起  
慕什伍其旅乃搜乃補築室萬楹蠹屯分部粵俗襍鬼妖巫猘猓  
發摘竄席絕其根緒鄰荒民流襁負藍縷賤粟給廬于時處處樸  
斂道殣分命緇侶暇免狸蚋患及茵腐鑿石他山康莊坦步虹梁  
廣濟屹若砥柱南渠可舟濬堙疏淤潭潭督府匠石斤斧麗譙凌  
雲鐵甕口堵參帶改觀水亭坡壘游刃所及百廢具舉民不知役  
約己有裕江閩湖湘跳梁狗鼠踰嶺以南寂然桴鼓猓猓島居種  
蔓盤瓠易擾難安頰首妥附為政以德計效如許稚耄相告公我

父母今舍我去如孩失哺我言匪私感在心筭俾熾而昌奚斯頌  
魯公壽無疆受天之祐爰作謦詩磨崖江澣崖石巖巖昭示千古  
修職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張茂良紀

於越九頌并序

諸葛興

興世家會稽俯仰巖壑惟禹陵所在自少康建祠今數千載比年  
時和歲豐邦人奉祀弗懈益虔因感昔人九歌之作自禹暨嗣君  
二相與夫英霸賢牧高人孝女顯有祠宇者輒為九頌效顰前作  
念昔楚騷之興蓋出于感憤而繼以規諷後之摹倣者如九詠九  
愁之類往往皆然興方詠明時又其意主乎景仰先哲固無所  
謂感賦也直曰頌云爾獨妄論古人不能不發為一二而其歌吟  
嗟歎因寓之以擬騷之聲云  
瞻越山兮鏡之中鬱喬木兮岑叢倚青霞兮窈窕枕碧流兮寶宮  
端黻冕兮穆穆列俎豆兮雍雍梅為梁兮挾風雨儵而來兮儵而  
去芝產殿兮間見橋垂庭兮猶古璧騰輝兮珪薦瑞書金簡兮緘

石匱朝萬玉兮可想探靈文兮何祕嗟洛水兮橫流民昏墊兮隱  
 憂運大智兮無事錫洪範兮敘疇身勞兮五嶽迹書兮九州實王  
 心兮不矜迄大海兮歌謳倚聖宋兮中興駐翠蹕兮稽城獨懷勤  
 兮曠代燦奎文兮日星揚舫兮拊鼓吳歛兮鄭舞奠桂酒兮蘭肴  
 庶幾髮鬢兮菲食卑宮之遺矩右大禹陵  
 肇三聖兮傳一中建太極兮參洪濛玄圭錫兮汝績昭華歸兮汝  
 躬大道兮均禪繼家天下兮絳姒氏嵩后兮發祥謳歌兮與子  
 誓甘野兮服叛養國老兮貴齒席不重兮味不貳琴瑟屏兮鐘鼓  
 置思皇訓兮克儉必敬承兮敢墜祀四百兮縣景祚兆大橫兮垂  
 異世越山兮蜿蜓鏡水兮漪漣煥祠宮兮屹祀肅庶祀兮愉然端  
 冕兮龍章執圭兮琳琅想規重兮矧疊恍韶奏兮鏗鏘右廟王祠  
 披竹簡兮典謨聖手斷兮唐虞登羣龍兮輔翼萃一堂兮都俞知  
 人兮帝之哲動天兮帝之德畫像兮民不犯舞干兮苗已格迨一  
 旅兮中興嚴廟貌兮稽陵感會遇兮風雲崇像飾兮股肱憤夷楚

兮陵上國忽庭聖兮祀俄息泚麟筆兮特書唱夷吾兮有力何汲  
 汲兮詭誕謂明良兮相賦奸雄託兮自焚慨齊東兮毋惑仰而觀  
 焉典禮秩俯而察焉艸木植功之遠兮難名民之思兮無斃右二  
 相祠  
 涕禹陵兮巋然寔珍館兮壇娟啟別室兮遺像崇英霸兮千年論  
 越民兮非黷祀推世家兮自遷史肇無餘兮開國傳後裔兮奮起  
 痛夫椒兮深罟同國兮人兮勞欲采戢兮會何味嘗膽兮志彌篤封  
 以內兮種所司閭以外兮蠹所知羌厲志兮澡恥迄乘時兮決機  
 盟上國兮王致胙按山南兮蠹所依土字陟鑑臺兮睨東海矩天門兮  
 模地戶兮規圖兮不宏幾弓藏兮犬烹蹇七術兮遺恨悵五湖兮  
 遐征尚蟬媽兮以復續終與享于鼻祖之庭右越王廟  
 書畀似兮力溝洫民奠居兮勤稼穡降贏劉兮言水利嘉鄴渠兮  
 夸鄭國慨元光兮瓠子決彼劍封兮河之北悼一言兮貽時害諉  
 天事兮非人力昔越守兮得賢侯慮遠久兮為民謀鏡一湖兮陂

萬頃備瀦泄兮歲有秋益殺身兮利人抑洙泗兮稱仁嗟後來兮  
 私已田吾湖兮寢湮湖之復兮疇繼侯之心兮萬世酌清流兮擷  
 蘭芷奉明薦兮非祀右馬太守廟  
 典午西兮金谷輩渡而東兮藹多士嘉內史兮屏淨華淡物類兮  
 頤天粹升冶城兮遐想友東山兮雅志修禊事兮蘭亭觴曲水兮  
 羣英追雪風兮涵泳渺萬化兮均平紀清游兮感慨形念兮神  
 詣蔚翔鳳兮一札寶連城兮千祀太傅起兮為蒼生扶晉鼎兮神  
 符秦內史歸兮樂山水師萬石兮飭孫子出與處兮兩賢意易地  
 兮皆然右王右軍祠  
 山簇簇兮環湖水森森兮縈紆人何游兮明鏡烏何飛兮畫圖懷  
 賀老兮昔想逸少兮林廬老之襟兮天闊老之神兮秋月飛翰  
 兮龍鸞吐詞兮冰雪際熙運兮開元司縉典兮春官凌玉霄兮倚  
 華蓋驂鸞馭兮升西崑俄清夢兮縣縣恍乘雲兮登仙觀玉皇兮  
 紫宸聆九奏兮鈞天賤天公兮遂志鼓千樾兮錦里吾朋兮漚鷺

吾賓兮煙水野服兮蹢躅仙衣兮娛戲緬高賢兮非苟于去就庶  
 幾兮東門之傳鳴夷之子右賀監祠  
 虬髯起兮龍翔耀兵威兮八方法羽林兮嚴禁衛握鈎陳氏埽櫬  
 槍視諸將兮噲等伍咨舊臣兮忠且荏魯萬日兮矩矱衛九重兮  
 心篤維東南兮都會辱吾土兮鎮撫暢惠威兮千載隕福祥兮茲  
 土瞻袞服兮煌煌薦蕙肴兮葵觴匪震懼兮羅池喜慶思兮桐鄉  
 王之澤兮流後裔更累葉兮奮忠義孰旌表兮陪廟祀顯一門兮  
 厲斯世右城隍龐王廟  
 悄叢祠兮江之湄稟余心兮肅祇衷孝行兮尚之祀垂妙辭兮瀉  
 之碑嗟窈窕兮踐天性一念烈兮萬古鏡山眉兮蒼蒼江練兮茫  
 茫江之水兮可竭娥之靈兮不可歇右曹娥廟  
 鐵城頌并序  
 黃應德  
 恭維我宋聖作明述上同堯舜代天子民無間遠邇肆我皇上家  
 視天下比以朝紳之議論制閩之神明皆謂夷警雲南而廣西首

當其衝既命寶文胡公為帥復以宜當西南夷間道特命總管雲公出守斯土為保障計公至帥府寶文胡公授以籌邊方略設險守國以為經久之規公奉命惟謹始入郡觀郡城之東龍江之北四面石壁環繞且襟山帶河有關中百二形勝遂聞于寶文公轉聞于朝得旨以幣百萬建為鐵城其城也不資屋宇之覆蓋不勞後人之營理其堅如鐵之不可擊而破其高如天之不可階而升新舊之異殆霄壤焉外夷聞風且將褫其魄而奪之氣矣尚何幹腹之慮哉其保衛宜民實與天地相為久長故四民同為之頌刊諸鐵城石壁以記其無窮之績云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惟臣承辟于蕃于宣明明天子不我遐棄親命帥臣經略西事永惟宜陽外控西夷居廣之衝實為藩籬蠢爾遠夷謀幹我腹天子曰吁保障誰屬乃眷西顧疇咨虎臣帥臣乃言雲公其人天子曰俞保障斯土安邊立功外禦其侮公拜稽首曰往欽哉徒御嘽嘽惠然肯來自公來宜奉命悉力熟視地形設

險守國乃經乃營因山為城石壁回環屹然天成雙流森森如帶斯繞維石巖巖角立岸表諸關宏修高無與儔內容萬竈外掘咽喉四面如鐵形勝卓絕車不得馳騎不得列牢不可破堅不可夷雖有賁育無所施乃立府庫儲財積粟細柳分屯兵會俱足復用石工鑿井于山下出泉源源不窮重城外維下瞰淵水東西對峙摩空五壘郡邑既遷廨宇森嚴民居雲集接棟連檐道更坦履其直如矢買遷有無日中為市猗歟我公竭心盡忠指授畫規必親必躬賢哉長幕暨郡文學間我倅事贊籌帷幄以衛宜民咸賴之安堵樂業春臺熙夷人間風心寒股慄屏迹而遁邊境盜謐宜山峩峩龍水湯湯鐵城之功山高水長四民交觀磨崖刊頌億萬斯年永戴我宋

贊

山陰圖贊

并序

葉夢得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

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  
后敷腴秀澤著履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  
醋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魯林道人梵隆  
少規摹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可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  
伯時也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游者以是為游疾  
走息陰彼將安休右玄度

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姥笑蔽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  
以懷祖樂此透迤右逸少

韞玉于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臞卻顧何為東山之陟如  
何淮肥乃折此屐右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  
所無言聊一舉手右道林

陸宣公像贊  
程俱

陸宣公贊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  
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為贊曰

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得是嗜以  
諛為恭以險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于其間覲得患失偉哉  
宣公興元之初夷險一致為君矢謨如彼大廈載支載扶如彼赤  
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右國之肯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  
宣公之畫外勘內籌心符惟一構李之郊吳越所虔公生其間種  
蠶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以奠九躔

朱子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于可菴退老堂  
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于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為作詞  
曰

而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餘○定○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



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心

曲惟嘗見之者于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必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苦時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

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間斯文大備偉哉夫子垂教萬禩

貌之癯有顏之樂氣之剛得軻之養以身任道老而益壯仰止朱

門孰出其上

文信國畫像贊

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頹泄昔思其生今如其死

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

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文丞相像贊

劉辰翁

鄧剡

碑

章貢紀功碑

朱翌

紹興二十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南第六將校齊述以八營四  
千人叛裔制者二千人附賊者又二千人皇帝命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李耕護殿陛之師致討詔耕曰汝善撫吾師  
師之在外者汝皆制之立功者視汝奏加厚賞耕駐軍于獅子岡  
劉綱以洪州兵駐城之東南崔宜副之張宜以循州兵駐城之南  
郭蔚副之張訓通以鄂州兵駐于北陳敏以福建兵駐于東呼延  
迪副之鄧醉以宜都民兵掘水東王麻陳修年以漕屬給餉刊木  
輦石攻具大興上仁聖不忍誅屢下金字符賜以生路許從招撫  
耕遣辯者直諭禍福無自新意乃服袍誓曰聖恩等天地而羣醜  
罔革耕受鉞來南繼奉命守茲土其敢曠日即殄滅之無遺種乃  
已諸軍其用命敏築甬道將畢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未明耕促雲  
梯天橋徑薄東北隅神臂克敵弓交發命中礮十三柁飛石相屬

敢死士先登諸軍拔壁躍而上賊棄城巷戰耕督麾下躡之孟蔚  
戒其軍毋動更嚴備以待賊敗絕西城訓通網掘其衝半溺于江  
餘轉走城南突孟衛寨士鏖擊一賊不得縱耕披灰燼瓦礫立治  
所斂賊骨築京觀葬無辜為叢冢等列功狀以聞有旨耕為觀察  
使綱等遷兩秩將士遷一秩減磨勘年有差桐鄉朱新仲屏居曲  
江實鄰章貢念諸公戮力一心以克有成功因贛人之請為書本  
末刻后示後銘曰

帝御明堂蓋乾載坤子視八紘澤傾四瀛有悖于德始煩震霆章  
貢迫歲何悍覆城選將殿廬推穀禁營肆檄外屯戮力合盟猛氣  
斗衝怒頰鯨吞礮飛摧山橋梁殞星椎鼓一誓拏雲立登豨突厲  
奔一迹不存數實轅門歌鼓轟轟崆峒之高摩天以青維茲贛人  
既又且宜篤其忠渚永陶太平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量公莖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于歿身之所廟會百代者豈惟不功鴻烈

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概之所激厲則鄙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  
屬雲委蓋有功于風俗而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謙言直  
道本自天性平生觚排邪辭譏訛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  
身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  
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間居毘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  
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出涕固宜于其地尸而祝之而至于今  
越六十有九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量侯子健為州之明  
年諷經攷史創立祠堂于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莖之文以記  
其始公莖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  
一雖然公莖問諸世父景迂生崇益聞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  
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  
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  
而謂公之庠逐出其遺意蔡確誘譴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  
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

嘗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  
奏議著述皆誕謾與公差因于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  
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  
能為辭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  
樂文章之選及章蔡朋黨于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章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  
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言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  
皆有為而發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  
則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  
舊聞者有攷且為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不  
忘則風概之所激厲俗為不變家出正士而輩為純臣不亦嫩乎  
至于公之文章天下皆知之不當復矣措一辭非略也子健景迂  
之嫡孫勤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為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為佩兮集義

概以為裳吐辭為經兮萬世耿光仁人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  
潔兮稱物也芳雖觀險微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于井何傷吳  
山峩峩兮吳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蘇文定公祠碑

韓元吉

歛之績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  
出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為  
縣愛其幽清時往游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即亭為祠中  
更黨籍禁錮之餘書毀迹滅重為寇攘之戾井邑蕩然公之遺翰  
了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廨一堂名以景蘇後合曹訓刻公  
在績溪所為詩三十六篇于后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寢久棟宇  
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祕閣修撰諤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  
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  
宣城虞儔方祗縣事媿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為令者以頻歲救

荒故未能及儔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敢用公之私錢某適以  
 行役過縣儔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為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  
 矣闢亭為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于中前為軒檻以面兩山後  
 為便舍以待游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  
 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  
 績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為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  
 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  
 祖朝已負敢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得用于臺閣  
 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  
 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  
 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踳躅不偶者未足為公歎也昔公  
 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  
 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  
 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

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虞君之政倦  
 倦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于公所游之地則績溪者殆公之桐鄉  
 也故某撫民之謠以為祀公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岷峨西懷欒坡兮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嬉公之  
 來兮崑崙正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  
 天壤兮等于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曾何異于  
 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為此棄兮詎為彼留金閨兮玉堂  
 調神鼎兮輔巖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為常  
 藐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  
 車兮斯人是思

朝請郎將作監丞歐陽公祠堂碑

陳彬

謹按國史丙午之辰崇圮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焉者三一死于絳  
 一死于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割之計以往謂可道  
 死于虜然終不能道于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

固前定而誦虜如奴就刃如歸公身死虜亦氣死等死一也馨風  
穢間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懦夫骨已寒矣又熟籌之  
河朔二垂瀛滄頭角魏口心胃邗洛真定左肱右臂虜縱不自愛  
死引蚌蛇吮舒醉虎膊越塹踰藩卽我仇讎儻一戈一刃一矛一  
所必趨蛇立可剗虎立可什公始以微官帥九人扼媚虜者而奪  
之氣念此至熟廷謀不輯黽俛共命君命曰可君義曰否孰與先  
辦一死自獻于殿陛猶可徇義改命也然死固等爾河朔軍民百  
千萬億儻命往者類如絳嬭婉奉虜謂棄地棄民皆本上指  
軍民固未忍以此負國而忍使吾國先負此曲于軍民邪城下  
盟梁谿丞相恥之然寧請身代稅鄴往力勾毋以使節他昇亦知  
此曹子望虜口喏決不吐一健語以震蘇吾國軍民心膽也觀  
公抵深城者非朝廷也解揚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從于  
夷公一死不躁用于殿陛間而用于幽朔亦知舍介狄而予忌者

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邊胡沈勁之風猶能鼓動于一死之下以  
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罕以兇元幾繫于潞太行之梁伊澗之翟  
响海之魏崎嶇虜間撓腋搏脇使不輕得會息公一死所激猶幾  
年而未已邪郡有賢牧罔羅軼蹟以風厲厥邦厥民血氣心知莫  
非臣子秉彝好德一是忠愛生則烏可已矣公耿耿如今猶生  
直爲生幸生爲罔巍然炳然上帝臨女無貳于心獨無慨乎銘曰  
枉矢蛇行南絕河津超騰次舍陵躡句陳蟻蝨臣全寸鐵排闥河  
山兩戒有戰無割附耳纘聰輶星北馳嚼齧厲眾握節死之救日  
之弓救月之矢力胡能及心弗能已一士死命萬夫死心燕南列  
城濬湯屹金變彼懦夫行屍臥茵九原儻逢顏忸頰泚古誰無死  
之死骨香千古大閑歸然斯堂

精養兵

古之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無養兵之費後世專督農

倪思

以耕督兵以戰兵民既分于是有養兵之費今日財用所入施于兵者十居其九大農不裕實耗于養兵欲兵得其養而財不告匱如之何則可

談者類曰天下未嘗有兩全之利愚謂不然利之不能兩全者蓋處之未得其道耳如得其道曷爲而不兩全乎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因于其本源而治之則一舉而兼得夫不求其本源而惟末流之是務此世俗所以嘗怪乎兩全之難也民者所以養兵者也兵者所以衛民者也欲兵之彊則民必困欲民之裕則兵必弱議者于是蓋未得所以爲兩全之策也曷不于其本源者而究之乎厥今民力之困甚矣中產無終歲之儲田野多失業之歎幸遇豐歲猶可枝梧稍稍歉荒必至流莩民力之不可不裕固也然而科斂之甚日以嚴急州縣督迫不容少緩聖天子躬儉德于上省浮費節濫予戒掎克卻羨餘寬卹之詔日月相繼求所以輕賤而裕民者其講明非不詳且至矣而吾民未受實利益養兵之費未省

則賤不可得而輕賤不可得而輕則民不可得而裕是所謂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因者然而連營列伍開口待哺愆期不可缺望奈何議者固嘗思所以省之而不可得竊嘗究其本源而得之以爲莫若先自治兵始古之所謂彊兵者非必眾其部伍多其卒乘之謂蓋有以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而勝者老弱歟懦怯歟短小歟疾病歟如此數者而得以混襪于其中雖百萬之多而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如使人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昔我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軍旅四出所向無敵而兵不過二十萬以天下之全力養兵之數不過如此蓋養兵之費月廩幾何取賜幾何三歲郊資幾何其始之招募其終之養老其費又不知其幾何一兵在籍一家仰給不知費幾農夫之力也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行都之宿衛沿流之駐劄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東南民力安得而不困哉昔孫權赤壁之戰周瑜請五萬人權以爲五萬人卒難得予三萬人足以破曹公而有餘苻

堅以百萬之師臨晉謝玄破之其兵亦止于八千而已此二者皆東南大變或以三萬或以八千非惟足以拒敵而且能以取勝議者復曰今日之兵非止爲守計也如將爲他日恢復之用則兵固不可少矣愚謂不然古之取天下者非恃恃己兵之眾蓋亦因敵之兵而用之如使虜有可乘之隙吾以弔伐爲名則豪傑必有響應義士必有景從者敵之兵吾之兵也漢高帝繇蜀漢定三秦不過從思東歸之士至其合五諸侯兵至彭城反爲項羽所敗則兵不在眾也又況東南戰士自古號爲輕銳項羽以八千而成霸業李陵以五千而深入虜庭如此則兵患不精百苟精兵雖進取可也然而今固未可以遽省必得三術而後可一曰擇將帥二曰精招募三曰示激勸何謂擇將帥將帥者兵之司命也兵無眾寡惟將所用將得其人則臨機應變智策無窮號令信明士皆盡死能以少爲眾矣自休兵以來宿將老死幾盡新將未甚知名行伍之間豈無可用特患未知所以擇之擇之之道莫若使大將歲舉所

知然後命樞廷延問訪以軍事如得其人則以次擢用可也何謂精招募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爲是虛聲而已固將有以用之必彊悍必勇銳必輕健然後爲不徒養苟爲不然既籍于兵則他日不可以汰去彼其雖怯雖弱雖短小而資廩不可以少減是故莫若嚴擇于招募之始厥今諸將大抵徒務多兵以充數誘陷愚民非其願欲怯弱短小莫不預刺十人之中不過三四愚以爲莫若申戒將帥使所募者必中仗式則人人精勇得其用矣何謂示激勸夫兵之所習者技也所募者賞也技精者有賞則能者勸不能者奮矣昔時名將往往各出私財于較閱之際明示激勸今者雖金鼓相聞名爲日習戎事而勸激未至能否無別故朝廷莫若少與金帛命諸將時時擇其精勇者而加旌別焉則士氣必倍矣三說旣行新兵旣皆可用舊兵有關勿補至于虛籍之弊私役占破之弊法禁具在皆可申嚴則向之七八十萬兵今雖四五十萬而足矣如此則常賤可以漸減民力可以漸裕而士氣日壯兵氣

日疆一舉而兩利其在茲乎

救荒政

倪思

水旱之變或謂出于天數或謂出于人事其說如何今日荒政之弊如常平義倉所積既少而其弊又多勸諭民間莫肯出力以助公上穀價涌貴田野流移將何以濟王者以民為天民以倉為天一日無倉則民飢苦而豐凶之相乘水旱之或時有是以聖人厚蓄積備先具執斂散之權以為裁成輔相之道故雖遇歉歲而民無捐瘠之憂昔三代之盛使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當有十年之蓄矣夫以積蓄之富如此雖有水旱之變宜無足慮攷之周官所以為救荒之政何其詳且悉也遺人以施其委積均人以蠲其政賤頒其藏則有倉人焉均其倉則有司稼焉移民以就穀則廩人職之移民以通財則職之而大司徒所掌荒政其目

尤多所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類凡十有二焉蓋以凶荒之變利害甚大雖有蓄藏之備而無區畫之方則民有不得其倉者矣又況蓄藏之備非必如三代哉

恭惟主上留意內治勤鄙民隱比以亢旱為災深切軫慮先事豫備條舉荒政惟恐不及甚盛德也執事發為問目下詢末學顧何足以仰裨萬一雖然請試言之今日救荒之政大要有三一曰戒壅隔夫民有災而告于有司為守令者所宜以實聞于朝可也而今守令往往抑之使不得言蓋其意豫欲迎承求悅于上以為災異者上所諱聞也是故旱而稍得雨則曰雨已霑足田實無所收則曰不至甚害至于聚斂之吏惟恐蠲減之多其欲隱蔽尤甚如此則民隱安得而上聞德意何緣而下究乎故莫若申戒守令使自一畝一頃以上有傷者悉與閱實然後朝廷可以知天下災傷之輕重而為之賑救矣二曰擇監司夫朝廷雖有賑濟之備苟不得人而為之經理則姦弊皆出利之所入者及胥吏而不及細民



及豪彊而不及單弱及城郭而不及鄉保貨賂通行于是有冒名之弊先後壅併于是有蹂踐之虞聚而為疫癘散而為盜賊不可不慮也天下守令不能人人皆賢故莫若遴選監司之公明者而督察之授以方略勸以賞格其措置有方者則籍姓名以薦于朝其庸謬無能者則先事移易必當才而後可則所在人無有弗被其澤者矣三曰通商賈夫以天下之廣不能皆荒亦必有豐稔之所苟非商賈轉運則遠方之米不能多致欲商賈之輻輳莫若戒關市之稽留聽米價之自然荆襄湖廣之米多自長江而下竊聞沿流關市往往巧作名色所至皆滯今若申嚴條禁使商賈轉米之舟有司不得誰何夫商賈逐利者也苟米價稍高無不聚集故莫若聽其自然米既聚集價當自平矣至于常平義倉本以為凶歲之備雖有捐免豈無見藏惟盡發而無靳可也勸誘富民既立賞格猶有未應宜優與官資可也大抵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荒政尤不可以少緩及今為之則官無大費民受實利如必待其流

徙而後為之經畫則無及矣昔文帝之初賈誼以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未幾而貫朽粟腐號稱富庶唐太宗一年蝗二年旱三年大水四年而斗米三錢夫以聖天子盛德之至愛民之深小有旱荒豈足為慮惟當盡其所賑救之方則上天降鑒當必有豐穰之應執事又何慮焉

抑奔競

倪思

銓選一闕而待次者或十餘年何以抑其奔競一官而請俸者或十餘年何以責其廉潔

聖人執操縱予奪之權以臨制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俯伏聽命無有歉然不滿之意焉者惟其均而已大哉均乎均則人皆悅而服之雖有所奪而人不怨苟其不均也雖予人而人反怨之陳平社下宰分肉甚均分肉細事也均而可以得一里之歡心項羽宰割天下以王諸侯以土地爵人大恩也不均而反以致亂今夫一家之中大小百指歲豐則均用其人歲儉則均節其用則或節或用

長幼皆樂從之人主之于天下爵祿我有名器我擅可以爲予而予之可以爲奪而奪之無不可者然而有所予而人且歛望有所奪而惴惴然恐人之有辭則不均之患歟官冗之弊甚矣選人之在銓者幾萬人京官以上亦不減三四千人一官待次近者五六年遠者七八年赴調者狼狽于逆旅至無闕之可望執造口之柄者束手于廟堂至無闕之可予于是奔競之弊所由以起貪墨之風日以滋甚議者于是有省官之說有嚴改官之說省官之說朝廷雖明知之而難于決然以行嚴改官之說朝廷雖改法令而士論猶以爲未便誠以未得所爲均之道焉自上舍釋褐之恩數則鑄減之特奏五等之納敕則裁抑之所謂進士之路旣已如此而任子襍流之濫冗其數自若也州郡百司之薦削旣有定數矣捕盜京官之賞格旣有定員矣所謂孤寒之改秩旣已如此而侍從宰執之子弟初奏而得京官者其數自若也嚴于孤寒而略于貴近靳于一門而濫于他途則無怪眾論之不平朝廷欲有所更革

而未能也是故莫若均進士之所減者幾人任子襍流之所減者幾人孤寒之改秩其員幾人貴近子弟之初補京官者其員幾人明告于天下曰吾非有所靳而塞天下仕進之路勢不得不然也官可省而人無怨自斯以往銓選庶乎其無壅而仕進者不至于失職至于賤祿之無以養廉其亦不均而已矣夫官大者祿厚官卑者祿薄此其勢固有不可均者然而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亦已甚矣今之仕州縣者自職幕以下倉口稍眾皆不能以自給而其赴調之費待闕之費往來般挈之費無所從出利害迫于中人以下能守節而不變蓋亦難矣內之姻戚也口也歸正也授節鉞廉車者皆會真俸未嘗滿替外之監司郡守也時節互送十倍于所得之俸雖數禁戢公然受之如使節廉車不妄除互送者必以賤論以此等錢少均以益下吏可乎因職而賤祿祿雖少而人不以爲怨今添差之官不釐務之官皆無職掌而坐糜俸廩若是者少鑄以益在職者可乎如此則大農之費不增小吏得以養



自幼子常視無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則天下無不教之人  
其為教也自洒掃應對以至于道德性命自正心誠意以至于治  
國平天下而所學無或異之道大司徒教民而賓興之則又以六  
德六行為先而六藝特其末耳然則古人之先後本末不容逆施  
故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盛時所以治隆俗美而  
非後世之所可及也自今京師達郡縣莫不有學而大比之歲  
袍四集每郡縣不下萬人視三代豈媿哉特其所學者後其所先  
而未其所本故自羈中成童父兄之所詔教不過文辭之聲病對  
偶之工拙而已使之囂然有干祿之志暨其長也其進益銳苟可  
以悅時好者無不為而在上者亦以此取之也至視道德性命以  
為迂遠不切之譚甚至羣笑而聚訕之故其未得也則志于得既  
得也不勝其患失之心階升級歷屹屹不厭固無望其澤加于民  
或者身寵位高乘之以與民爭利則其中之所存視古之所謂學  
者何如哉今郡侯增廩養士諸君相與從事于此伊欲慕古之學

則肯于進取徇今之好則何以還三代之盛講擇于斯二者  
禮者天地之大經人道之大本三才之所由以立者也蓋自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固已行乎其間古先聖王特因天地自然  
之理以開人文垂世法使天下相與從事乎其間壘壘焉而不勸  
者也而後之論者反以謂彊世何也吾夫子之告門人曰立于禮  
至于他日所以語其子者亦曰不學禮無以立則夫人之所以為  
人者舍禮固無以自立矣聖人之視禮如此其急也而世之人固  
有終其身不知禮為何物而亦足以竝生于天壤間者何也先王  
盛時大而人倫之序名位之等小而捐遜登降之容周旋裼襲之  
節事為之制物為之則然後足以維持國家經理世故而後世典  
章法度蕩然埽地亦能以維持天下而不至于大壞者又何也然  
則禮固可置諸無用之地乎秦人滅學禮經盡投諸煨燼漢興收  
拾遺文所謂典禮者不過遺文之職掌而三代聖人所以經紀三  
綱五常品節朝會聘享者初不在是所謂禮記者乃諸儒習傳記

之文所以釋禮之大義而非禮之正經獨高堂隆所傳十七篇乃  
 禮之正然其所存者不過士禮耳而公卿大夫天子王朝之禮皆  
 無傳焉朝廷欲舉一祀建一宗廟艸朝會之儀議封禪之制則甲  
 可乙否彼是此非名為聚訟迄無定論國朝承五代廢闕之餘稽  
 古禮文事固多闕略自建隆至慶厯未有能舉祀神之禮者況其  
 他乎南渡之後庶事艸制無復舊章雖朝廷博士老師宿儒亦莫  
 有知其源者每一舉事則惟有司樂工之是聽而況山林之士將  
 欲秉先王之禮以修其身齊其家又何所據依乎夫有德無位有  
 位無德皆不敢制禮方今明聖在上賢俊滿朝則有其人矣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今邊事益息年穀豐登則有其時矣伊欲酌古御  
 今上自天子至庶人由冠昏喪祭以達于郊祀宗廟立為定式  
 作宋一經使天下日用而世守之以大復于先王之舊而一掃數  
 千年之陋習如之何而可諸君博物洽聞古今典禮講之熟矣幸  
 詳著于篇與夫先王所為不可廢而後世廢之而無虧于事者其

故安在司願為問焉

國家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之上下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務財  
 賤趣辦為能事至于賑卹撫字之意雖賢守宰亦迫于勢而不得  
 盡施焉古者有布縷粟帛力役之征上之人用其一則緩其二所  
 以重民力裕民財也三代而後征取無藝惟租庸調之法為庶幾  
 焉其法大抵以人丁為本故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有田則有  
 租及開元以後戶籍不更造丁口無所攷楊炎作兩稅始以資產  
 為宗有身者不復庸有家者不復調而賤役之輕重一以資產多  
 寡為率我宋因之為定法自經界之制不行于偏方豪右之家田  
 連阡陌而資產之數什不二三貧民下戶業已去而產獨存則是  
 資產又不足以定賤矣且丁役既均于兩稅矣今兩稅之外又有  
 所謂免役者焉貧無田者耕富人之田而輸其太半之人則凡官  
 府之需皆有田者供之矣今客戶編氓甫及弱冠則又有所謂丁  
 口之賤無一人得以幸免今之鄉役所謂係正者又出于丁役之

外其始也本祖周人相係相受之遺意自管幹煙火警備盜賊之  
外無他事也今催科之役則任之追呼之役則任之逃移走免之  
戶取償焉至于舟車之算竹木之稅蓋出于漢唐一時軍旅倉卒  
之需而非其治世之經制也今之州縣率仰此以補常賦之闕蓋  
每月則有版帳之常供每季則有經總制之定額是二者非出于  
鑿空橫取則無以足其數則所謂外額之需無名之稅殆未可以  
遽革也凡此數者或他郡之所無而此邦之民獨罹其弊為父母  
者忍坐視而不知卹乎諸君目擊其事且親遭其弊矣幸折衷  
其說

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小人以進退之而已然君子小人之際至  
難明也蓋大奸似直大佞似忠一不加察未有不以邪為正以是  
為非故靜言庸違非堯舜之聖不能知聽言觀行雖夫子亦必有  
所懲而後悟蓋嘗攷古人觀人之法在唐虞時則有寬而栗剛而  
毅之九德以為目而察之以三法焉則君子小人無所遁情矣然  
後世之君未嘗不欲持此數者以律之及其用舍之際往往易位  
何也因是求之聖賢之言則知本末源流蓋有所自皋陶之謨曰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而夫子之告哀公亦以取人以身修  
身以道為言聖賢觀人必本諸吾身行立而身修則此心所存如  
水之止如衡之平君子小人容有不分黑白于胸中者乎恭惟主  
上即位以來躬行玄默加以恭儉不務游觀不遜聲色則身可謂  
修矣誅夷元惡奮自獨斷擢用名流寘之高位則其柔立疆毅之  
行可無愧于九德矣則以之而任人宜在高位者皆君子矣而治  
效無異于未更化之前或者猶有疑焉何也伊欲真材舉用而治  
效有光于前何道而可幸各言之以觀諸君正大之學  
節義盛衰足以觀國君子于東漢有放而重于世變傷焉桓靈以  
來士大夫以名節自高爭相標榜擊搏奸邪無所回撓似足以挽  
回漢人之生氣而黨錮之獄一興朝廷大臣促辱于宦騶之手海  
內名流竟死于逮捕之冤直道雖伸于一時而首領已膏于蕭斧

彼漢君其何忍負天下之士哉南北之分始于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而君廚俊及之號為世之所指目究其所由來則謠言之興天下爭慕之如國師獲印畫諾坐嘯之語波流相翻一倡百和以舍生為身後榮名以括囊為首鼠畏禍卒使閭腐得以部黨藉口而為席逐之階天子不辨邪正發憤震怒而益釁兇之志枝牽條蔓濫及非辜根連株逮悉歸獄寺忠良含冤同時被繫者六七百餘人海內塗炭橫遭憲綱者二十餘載試即當時之臣而攷之如陳蕃李膺高亢之節未易沮撓而謀誅曹節侯覽一戰不勝卒以身殞豈二人無沈鷲雄深之謀而徒矯亢以為高歟抑小人之奸回未易測識固當深謀而默制之歟今觀露艸于左右令諸奸臣知臣疾之語毋乃失之疎及其機事一泄攘臂奮呼將官屬拔刃而入承明毋乃失之躁夫豈知齊威以節制之師寺人貂猶漏師于多魚周勃北軍之入亦惟有酈寄以為之內應而後可以保其軍士之左袒陳仲舉于此蓋不長慮而卻顧邪當時之士

被其容接者為登龍門則其禮失之抗乞留五日剋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則其計失之迂夫豈知位居上公猶握髮以下白屋之士東征三年然後可致罪人之得李元禮于此何不反思而審諦邪乃若范滂南陽之歸從車千兩督郵至抱詔而泣曰此為我也即日詣獄縣令郭楫與之俱則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其視張儉身為黨魁逃竄伏其所經歷被誅者以十數宗親一家殄滅郡縣為之殘破者焉同日而語邪夫以陳蕃李膺雖足以為時之名士而非有霄壤之異其餘可蟠先知其禍而潛遁其出處之節果孰得而孰失請并論之

南宋文錄錄卷九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f entries or a detailed index.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南宋文錄錄卷十目

記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襄忠廟記

石林山堂記

重修安福縣學記

永寧院輪藏記

新州竹城記

具瞻堂記

友石臺記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清江六賢祠記

成都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淘渠記

楊時

葉夢得

葉夢得

王庭珪

胡寅

胡寅

鄧肅

劉子翬

胡銓

胡銓

席益

席益

南宋文錄錄卷十目

一



平江府提舉常平茶鹽司廳壁題名記

分繡閣記 洪邁

選德殿記 洪邁

南雄州池亭記 洪邁

稼軒記 朱子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子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子

復齋記 朱子

崇安新置社倉記 朱子

劉氏墨莊記 朱子

南宋文錄錄卷十

吳江董兆熊元輯

記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楊時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袁公之南遷  
 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  
 塗無虛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  
 隱未形于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于是時力言  
 不可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  
 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  
 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于是人始服公為誓龜也昔王文公安  
 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于朝謂三代之  
 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  
 為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  
 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

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為公之于京言之  
于未用之前獻可于文公論之于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于獻可  
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  
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  
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于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  
人乃相與卽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  
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于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  
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席其施不  
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  
則功施于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于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  
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

褒忠廟記

葉夢得

上卽位三年金人再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  
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鎮江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李稅

以前執政為戶部尚書供餽饌充間虜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  
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統一居數日虜知充無鬪志遂渡江  
上之軍皆不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虜入建康  
稅與邦光不能守稅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獨通判軍府事  
楊君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  
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卽死矣稅邦光媿謝猶彊擁君上馬卽郊  
次與俱見偽四太子命使拜君吐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臥其家  
虜雖暴猶未敢辱君也明日遣其酋張太師好諭君授以舊官君  
以首觸階陛曰我已志死何多誘我為虜大驚卒止之徐曰公  
所守固高柰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君退亟移書  
其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  
其酋燕稅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君立庭下君瞠示稅邦光吐曰  
天子以若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其燕樂尚存  
面目見我乎賊將起取幅紙書死死活二字伴脅君曰公無多言卽

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君眎吏有簪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擊紙書字曰死虜相顧色動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偽四太子君不勝憤遙望見大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邪天宜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尙安得汗我虜怒使人疾擊君挺交下君罵不絕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天子爲太息詔贈君直祕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所立廟紹興二年資政殿大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大使得其舊吏徐起知溧陽縣事張知剛皆君死時在旁知狀言君甚詳而前有司奏不備乃復列上請下太史書于策太常議謚時君家在遠君尸猶橐葬城西門外詔加贈君朝奉大夫謚曰忠襄賜其廟額曰褒忠官爲之改葬乃以是歲三月甲辰葬君城之東南隅二里既啟殯君尸猶不盡腐胸腹輕虛如芝菌卽其墓前爲廟環以周廡禁四旁無得樵牧率其僚以天子之命告君祭以少牢而櫛藏之君諱邦又字希稷吉州廬陵人舉進士入官先以奉議郎知溧陽縣州兵叛囚其帥宇文粹中君

部曲有起應賊者諭止之不聽盡圍捕滅之檄鄰邑共入討賊賊以故不得逞卒就擒其忠決果敢皆天性云君旣列廟祀宜有歌詩歲時薦獻乃具著其事而繫之辭曰天生裔夷以限四極有不能虔乃齧上國旣殄我民爾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舍旃在昔肅氏厥貢絜矢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楊侯梗其喉牙萬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馮我抑誰謂爾殘我唾我帝天子曰嘻惟我有已曷不贖之人百其身吃崇岡侯安于域柄樞旅楹侯有廟會惟皇上帝命侯來歸顧瞻山川我玉威侯會而康旗纛旖旎百靈齊發從侯北指侯車轟轟于我故疆覆其穴巢何有虎狼告功帝聞帝笑爲喜四方其平侯祀百世曷慕匪忠曷畏匪死簡于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是今有流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作事

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  
 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菴或定林或中道舍驢徧  
 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  
 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齧以盡其思遇盡不及益即齧  
 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籬人其產室有頃生公  
 故小字籬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  
 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每數  
 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芴郡界經旬不返為守者  
 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量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州教  
 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  
 隱雪雁欲為題字而挂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  
 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于智者當爾吾素頽墜固非二公之  
 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為藏書之所且攜數僕夫荷鍤持畚平  
 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為甚勞而余實未嘗倦

殆其役于物邪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人  
 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于弊因勸其聽事東西  
 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聽事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  
 又以戒為子孫者也

重修安福縣學記

王庭珪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賁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  
 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于學唯黌宮四壁無芻屋以  
 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頽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  
 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于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  
 諸生告之曰郡邑不可一日無學是于國有繫也蓋隆平時禮樂  
 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揉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子親忠于君  
 又因鄉射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奸爭之竇遏禍亂之  
 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于兵燼有司又以為不急而遂廢其  
 具教化風俗將入于敗壞人材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

贊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  
 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為而去至侯  
 之來其治不暇米鹽首用意于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  
 新重門繞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  
 雅冠于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頌禮甚肅知士可與  
 奮然興于學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攷庠序之廢興  
 以明侯之用心而為之說曰周衰黨序之教息夫子無大位乃立  
 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  
 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為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旋亦燔其  
 宮漢興公卿起屠販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  
 足以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響射無所郡國耆儒以素木瓠  
 葉行禮于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陋也終漢之世士雖  
 通經而不本于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終漢之世  
 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奸雄崛起橫行天下猶竦然畏之

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于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  
 士之漸摩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為吏者或不足知而  
 而侯獨以為急治縣一年而刑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行而  
 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為于世或登朝廷位將為  
 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矚名節鼓舞振動有以自列于後世茲  
 之所期于士他日至于知教學始也

永安院輪藏記

胡寅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言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  
 是七書者上下閱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  
 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  
 禽獸焉未嘗丁宜學者收藏誇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于今存  
 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  
 得以卷計者至于數萬可謂眾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  
 衷于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

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錄禪出于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于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辭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會狼虎飽鴟鷂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牛羊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所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圍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眾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蝼蝻螻蟻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于兼轄天命則以爲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怪者故視父母

兄弟妻子猶惡憎讎毒之可惡也其于親厚則以他人爲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于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夢寐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敘其種類知其嗜欲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譚極筆而書不自以爲怪也佛旣言之又付屬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于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于是哀人之珉殫眾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爲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旣以空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埽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于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煜然

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竝育之萬  
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正意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  
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余因舉儒  
釋同異且箴夫棄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于  
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

新州竹城記

胡寅

新昌郡自兩漢及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梁氏始升為新州廢  
于隋而復于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謂古郡矣然有城而無  
郭無以攷其故惟城之北曰朝天門者斷壙翼之巋然猶存讀其  
記則政和中太守古公革承詔所為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纔一  
里百有十二步耳僅容州治列廩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為  
保障不應爾紹興二十年八月桂黃濟義卿由肇慶別駕來攝郡  
符值鼠盜數十輩依山為害官兵三討而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  
諭出降人猶洶洶義卿于是有興築之意會真拜郡乃俾推官朱

洵權令黃熙巡行四周求古遺迹相今所宜標示其處分委兵馬  
監押趙公僚巡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部丁夫夷坳壘裨狹虛  
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月而畢不  
愆于素或曰闢土為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烝而築之者  
矣虞其易圯則有甃而石之者矣今也望固圍于檀欒蔽翳之間  
曾是以為可乎唐大中中王式為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  
木柵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寢疆莫能犯也孰謂竹不可恃  
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繩分枝如棘既眾且多  
森如蒺藜其叢則轆轤緻密望隔表裏及歲久而愈繁雜鶩羔豚  
不能逾也或者火之葉毀幹存乃益悍勁嗚呼異哉昔樊川子目  
于郊園賤所見者有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兵甲刃縱兮密陳  
而環衛始以為詞人之空言今施于實用乃如此物孰不然在人  
處之且方言刺竹曰笏竹蓋嶺南謂刺竹云工庸告成竹日盛長  
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後之來者與公同德本之

以德政重之以備豫申嚴戒令有培勿翦非特甘棠一召伯之思也其為斯民之惠所覃遠矣義卿勤于職業厚于愛民興利救弊甚眾新興戶知之若推排丁口以均徭役既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學正麥克等來道耆老之意恐久而無傳焉屬余為之記余憂患疹疾筆力衰老不能兼載眾美稱其最大者而書之云爾

具瞻堂記

鄧 肅

大丞相李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沙邑筦庫期年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與決大計遂參左轄虜騎迫城公以身蔽之虜退遷元樞未幾而出虜騎再至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即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為左僕射紀律稍正羣盜稍息而公又逐不數月間翠華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繫朝廷輕重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吾今于公復見之矣新安呂子之望以智謀中科得官九品筮仕之

初襲公筦庫之職一日居其堂而四顧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慙乎平日仰公如太山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塵其瞻仰之誠參前倚衡如見公于上雖食息警欬之頃不敢輒忘請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所以致僕拳拳之誠且與後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余即造焉雖喜呂子趨向不凡且為呂子危之李公直氣充塞天壤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當時願留之者殆以萬計幾坑于奸佞之手有抗章以挽之者皆席竄流離去朝廷數千里者至于梟首通衢以竦天下呂子何恃而敢如此余竊為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日死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子從游之舊當時議論子無不與者朝廷大臣蓋已切齒但未有以發之耳故去年省試子雖優擢有司觀望吹毛求疵竟不獲廷對今不省愆易慮默默安職復爾作為是自貽咎耳後悔其將追乎呂子曰諾坐此獲罪勞多矣謹俟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記

友石臺記

劉子翬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菊有大棟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游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怪之資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游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祁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齟齬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獨介而沈者次之為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殞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于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胡銓

自達人觀之亦掌中之一物百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歟則倚而歌據而瞑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

建康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與民為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凡祀典所秩襍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實柴以祀五緯十二次標燎以祀中能上能狸沈以祭山林川澤醜辜以祭四方百物又有磔禳以祭風雨壇壝以祭地示瓢齋以祭水旱癘疫營鄩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雷以祭室神又有燄俎以侑會復昨以倂福以至十倫之義吁亦眾矣今大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哉銓嘗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唐則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導以德

禮則人尚名義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仗節死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  
 節行者國家之金城歟秦以并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無仗節  
 死難之士有一茅焦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  
 之亂獻帝越在艸莽曹操奉以為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  
 曹氏之為聽紆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天下凜凜以為漢亡在須  
 臾爾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項伏死以爭終曹公之  
 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歟由是觀之公之所以  
 首及于公之禍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服一世用不用  
 為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況其高勳宏烈藏  
 在盟府視古人何媿哉而其意方將尚友古人歎然若不足孔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

出于是仰惟無隄之輿展義吳會翫歲愒日雖臥薪嘗膽而未見  
 死綏之節雖寢苦枕戈而幾聞執兵之陪顧脫甌之警日聞復讎  
 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生苟免微公敦尚名教以砥礪頹風則  
 孔孟仁義之譚幾何其不墜地也哉嗚呼尚忍言之或謂銓子言  
 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于  
 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與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生成  
 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  
 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企及不然猶不失為魯仲由也卞公其  
 何歎焉卞公諱盪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

清江六賢祠記

胡銓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歸清江舊隱曰薌林飯蔬飲水徜徉田  
 間嘗怪佛老之廬突兀相望而學宮卑陋弗敵乃輶廩積三百萬  
 錢將創閣以度書于講堂之上且侈大其制以風學者未就而捐  
 館其子右承議郎澹始克卒公志宏規殊裁改一郡之觀于是伯

仲相與謀曰是邦人物于劉氏兄弟時則有若侍讀原甫舍人貢甫于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皆一代偉人請圖其像于閣以模楷後學不亦可乎教授宋君翔子飛與諸生間而題之相與謀曰公作此閣繁名教是賴併繪公像以六五賢不亦善乎皆曰諾既繪事儻工則又相與謀曰是不可無紀乃千里走書衡陽請記于某而刪定方君疇耕道亦書見速某頃位于朝嘗辱公之知且嘗撰杖于尚書晏公景初侍郎曾公大猷及李公似之間二三丈緒論得公之為人頗悉矧此又盛德事其安得以固為辭曾子曰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是勇也優游春容不動辭色而置天下于磐石之安忽焉遭之則富貴不能淫威不能屈兕虎不能驚烏獲不能猛秦成不能力圍犖不能捷州綽不能搏賁育不能守狄虎彌不能軍北宮黝不能逞是奚術而然哉其必有恃勢而彊不假怒而威不借兵而勝者矣方司馬公奸黨之碑立天下不敢言公獨以為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

公瑩中居南康天下皆以為當然公獨以為非是方偽楚君圖天下陰拱而觀變公獨扶義而麾之挫熈虎而奪之氣豈非至剛如曾子所聞于夫子者乎夫天下皆治而已未洽在任重者處之不善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洽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為未至當睦寇作于東南非天下皆亂之時乎而危言奮不顧身可謂已獨治矣方持臺時朝廷清明內自宰相以及百執事若人外自部使者以及守宰若人雖不能皆賢然往往號一而治非任重者固應爾邪故嘗論天下有重不可重不可重不可重不可重此重可也理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不可重不可重不可重如形格勢禁而志不得于威陽傳寸檄不偽楚如招放豚而忠不信于柱史折筮以制彊敵如驅羣羊而迹不容于羣小孤忠不萬乘如膠漆而位不登于三公蓋公之所可者理所不可也或曰子之言是矣然是祠非古也且禮法施于可者理所不可也或曰子之言是矣然是祠非古也且禮法施于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祀毋乃不典乎某曰不然昔固有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也又有所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警宗者公也與劉氏孔氏兄弟皆有功于名教與鄉先生孰多以道德教人視樂祖孰優而神之獨不得與祭于社祭于警宗者比乎能以勞定國能捍大災公又何媿焉

成都府學后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后室禮殿近世刻后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后室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朕作周公禮殿于后室東圖書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朕始逮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俊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

七年其相母昭商家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后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東南隅以貯后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文翁高朕于祀典又請樂工于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頌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比者向者逆胡荐會上國惟蜀賴天子神聖威靈得係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賤為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救下吏攝事以故風雨烏鼠之虞不至鬻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刻后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文史以不圯版築之功以此已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于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于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于江左仲勅之始是真迂闊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賤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尙

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淘渠記

席益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攷各隨徑  
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故事首春一導渠歲久令瀆遂  
懈而壅大觀丁亥冬益之先人鎮蜀城中積潦滿道戊子春始講  
溝洫之政居人欣然具畚鍤待其行部使者議于臺邑子之無識  
者謗于里令既下知不可遏則又曹耦相與語曰未論其他積泥  
通達可若何先人間之笑不為衰止既汚泥出渠農圃爭取以糞  
田道無著流至秋雨連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稱歎多向之議而  
誦者也後三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末視事夏暴雨城中渠湮無所  
鍾洩城外隄防亦久廢江水夜汎西門由鐵窗入與城中雨水合  
洶涌成濤瀨居人謹趨高阜地亟遣官健薪土塞窗決小東門水  
口而注之江僅保廬舍又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眾謂汚穢糞  
烝之咎嗣歲春首修戊子之令邦人知疇昔便利無異辭且補築

大西門外隄引江水入城如其故而作三斗門以節之舊走馬承  
授廨舍之南克宜第一榮壘之北有汚池積水日深大雨則吞街  
衢為一池行人不戒誤蹈犯歲有死者鑿此地挹池之盈以匯于  
大渠築短垣以護池岸茲患遂弭是歲疫癘不作夏秋雨過道無  
塗潦邦人滋喜益謂僚吏歲二月巡行國邑通達溝瀆毋有障塞  
此王者之政今長民之所當務也且前事可師獨廢之何對曰淘  
渠之令歲亦一舉行里胥執府符為醉飽左契爾如豪舉之室屋  
權要之官寺誰敢培視其通塞者編戶細人慮不及遠每早夜叫  
呼于門得所欲則去間有欲問者患不知其源委詢諸吏民各懷  
私意莫肯以實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今歲繪為圖以從事矣圖可  
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既降必有受弊之處今積陰每霽  
衢路如汎埽是圖之功也益曰邑之有溝渠猶人之有脈絡也一  
縷不通舉體皆病按圖而治之則纖毫無敢鬱滯者矣益刊圖以  
示後之君子如有志于民意誠而令信于斯圖也將有攷焉

平江府提舉常平茶鹽司廳壁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攷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鹽新鈔鹽法于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兩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聽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闕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于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日月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攷者哀而刻諸石以備采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賤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民父母而吝其醢醢兼有羣生而惟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巒譏之曰坐譚則理高行之則事闕于時咸以為然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于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于結繩之代猶為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于民安在為知務也與其賤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為不失重輕之術哉為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五之四竝海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斛計者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人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于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于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息

盜賊息則抵冒少狂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複阻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為天台郡郡踐山作郭而餘麓及屹立之峯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宇城之與隅距黃堂七百步而贏其職業之商讞僚類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囂寢隘谿間舉不以為便乃徒幕曹之舍為今所居與正員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榮奧埃墨無復高明爽塏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叢榛委甃蚓虺所潛前治後仍指為棄壤則葺制葦治培基建閣以夏四月課材閱月而斤斧論防其高四尋衡袤廿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羣山縈環垂

光獻狀可以分繡名推去穴贖登臨領略則巖姿之四時煙霏雲采之隱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奔思恢乎其有樂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閱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藻則又為舞漪之亭或曰人生天地間以百年為須臾况宦游弗常席甫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閣為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客則澡濯自彊期與前英聯橫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勉盡瘁必有以美其政余年少質下若乘雁雙鳧雖去來無係于邦人然吾人朝夕于斯抑欲自適百紹興十六年五月七日記後廿四年塙永嘉辭紹以左從事郎為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舊扁故重刻此碑

選德殿記

洪邁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袞袞數百言臣既斂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

雖取于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施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維未嘗一日輒去手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廉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于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荃之道特其一事百卿為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為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爾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迹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歟陛下受天命克己勵精綜覈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源于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

者實出于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照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況于聽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間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于至勤洞天之下理者莫大于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艸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于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于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于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鳩毒之不勤且朝籌之暮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于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于魏公之十漸故臣以為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苾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廷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



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朝于斯夕于斯舜好問而察  
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昃不遑會皆以正休抗美下視莖宣  
誠不足道然自彊不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  
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為天也臣敢以為陛下獻  
歲二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  
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南雄州池亭記

洪邁

觀山者必于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于五湖三江適梁魏  
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鶴之樓卻月露寒  
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瓌壯絕特之美彼夸者之譚則然若是  
而充之馬必須蒲梢鬣邾之駿飲必待中山桑落之酒魚大官之  
羔炊其城之稻膾秋風之鱸槎頭之鱖鄭衛娥媼以為御孟公君  
卿以為客冬突暖夏室寒朝經而夕緯之中心縈繞如車汰輶室  
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茆葢頭開數椽之窗埽隙地五六尺植

竹數十个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中張兩腳如箕徑醉輒睡無  
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口口豈不大好夫是之謂隨寓  
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為勝庾嶺之南七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  
來之間候人者日緣續不絕守居不寬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  
舒厥心主諾者幸滿秩決去何用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  
故有池延袤且十畝池中白芙蓉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亾而址  
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  
屋周以闌廓然四徹榜曰種玉亭直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  
作屋羅羣山于雉堞之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黃堂不費步步脫  
闌闐囂塵而山藪林壑之勝具天實開稚川銳使為之以為凌江  
上善第一妙境人人指嶺峯為瘴邑詎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  
不啻足邪稚川佳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  
能淹使留更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滌竝闌長吟有信來  
儻以示我

稼軒記

洪邁

國家行在荃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蠡午錯出勢處便近  
士大夫樂寄焉環城中外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溼  
寒暑而已百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  
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祗平可  
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  
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  
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得歸必躬耕于是故  
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  
耨之為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扉錦路行海棠集山  
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  
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余曰吾甚愛吾軒為吾記余謂侯本  
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于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  
騎縛取于五萬眾中如挾兔免東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晝夜

不粒會壯聲英槩儒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  
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幕府頃賴氏禍作自潭薄于  
江西兩地震驚譚笑埽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  
周公瑾謝安石事業侯固饒為之此志未償因自詭放浪林泉從  
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歎若余者偃偃一世間不能為人軒輕乃  
當急須襁褓醉眠牛背與龔童牧豎局相摩幸未驚老時及見侯  
展大地衣錦衣來歸竟廈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櫂舟風乎玉谿之  
上因園隸內謁曰是嘗有力于稼軒者侯當輟會迎門曲席而坐  
亦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為生客侯名棄疾今以右文職  
修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子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  
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

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  
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記于  
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  
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知之聖則  
必由是而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之終之固未有飽食安  
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元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  
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  
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  
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于  
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  
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帝  
書凡千四百餘卷列置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

邑人也而客于閩茲以事歸而拜于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于朝  
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  
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眾而病未知所以學也  
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  
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  
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  
于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所知讀書求道之不可  
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于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  
以信林侯之德于無窮也是為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子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亾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  
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  
而二氣五行紛紜襟襟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  
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之倫是已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  
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所託于度而彊探也河圖出而八卦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道之所能億而彊探也河圖出而八卦  
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彊探也河圖出而八卦  
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聖  
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審也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  
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  
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  
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溘判  
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  
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  
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  
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  
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

能與于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廬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于其上今其遺墟在九  
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  
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  
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  
竊有聞于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  
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  
景行之思而病不能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  
子其間也于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于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  
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  
云爾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于陽之消于上而息于下也為卦  
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

南宋文錄錄卷十  
朱子

夫。善。之。氣。以。為。息。之。資。也。亦。見。其。絕。于。彼。而。生。于。此。而。非。以。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復。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于。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于。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蔡。君。復。之。以。復。名。齋。而。謁。于。余。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自。任。之。而。不。忘。也。余。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意。復。之。則。語。余。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于。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孰。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于。外。而。益。眩。于。其。內。今。也。既。埽。一。室。于。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于。舊。學。庶。乎。真。

積力久而于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余惟復之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余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所媿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于吾子而子之賜于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于子之求哉抑余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格物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復之誠察于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復之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于西山前湖之壁且將以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余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已

崇安新置社倉記

朱子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余居崇安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余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

盜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余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余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滌谿而來劉侯與余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曰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芻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劉侯與余旣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弗彊歲或不幸小饑

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觸之于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余又請曰粟分貯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官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于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余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于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輿并力府以余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余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余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

今皆廢矣獨常平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不  
過市井游輩至于深山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死不  
能及也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  
往全其封鏹遞相付受或累數十年不倉矣夫以國家愛民之  
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倉矣夫以國家愛民之  
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  
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  
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  
有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  
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  
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  
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毋計私害公以取疑于上而上  
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  
時其視而傲之者亦將不止于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

劉氏墨莊記  
朱熹記  
朱子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谿之上留  
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五世祖磨勘  
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  
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  
先生間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  
業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  
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  
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  
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係藏增益不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  
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意豈不曰耕道而得仁在夫熟之竊  
竊病焉願得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于紫車馬之間清之不尚  
竊病焉願得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于紫車馬之間清之不尚

南宋文錄卷十  
三

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  
自國初為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  
其開業傳家之所自于體為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  
度越眾賢上紀茲事于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  
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  
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指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  
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  
非其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往有過  
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于此乎攷之則知其士之所出  
廬之所入者在於此而不在于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  
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  
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  
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于施設今獨其承家  
熹後之意于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

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于義理之學所講耕  
道而熟仁者將于是乎在





游赤松山記

呂祖謙

韶音洞記

張栻

范氏復義宅記

樓鑰

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牘記

許克昌

楚州新城記

周孚

滁州奠枕樓記

周孚

王荊公祠堂記

陸九淵

敬齋記

陸九淵

南宋文錄錄卷十一

吳江董兆熊元輯

記

繡衣鹵簿記

周必大

藝祖皇帝以上聖之姿受天眷命用肇我區夏不諫者威賓服者  
 懷蒼功既成文治斯廣躬郊禋正會朝祫威盛容以次畢行惟是  
 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雖設躡駁為甚易而新之茲惟其時于是  
 制詔臣質臣昭等正其繆盤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臣穀奏言金  
 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于禮未稱請按開元禮  
 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畫衣先後靡倫無所準式請  
 以黑為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逮有司以  
 儀注來上帝御便殿陳而閱之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  
 十有二人悉以紵纒繡衣代采畫之服揚輝絢采不釐舊弊疊疊  
 三代兩漢之盛矣稽諸會要始造于乾德之四年而告備于開寶  
 之三年越明年謁款園正實始用之想夫襍稍前驅五輅增副里

以鼓記南以車指雞翹豹尾天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  
大角壯其容憶蓋繖扇備其飾耄老幼稚族觀聚歎向也日熟乎  
兵革今乃窺文物旂常之美向也百厭乎金鼓今乃聞錫鑾和鈴  
之音皇哉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臣愚不肖靡所知識然竊  
讀三朝寶訓而知藝祖恭儉之德出于天資衣用澣濯器御質素  
齊宮無三服之獻織室罷纂組之工顧于羽衛乃顯設藩飾如此  
得無意乎蓋躬節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  
在漢孝文殿設書囊之帷身以敦樸為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旗在  
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于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己  
與夫華國者固自殊轍此臣是以知藝祖之意有在也列聖繼承  
制作益詳曰大駕曰法駕曰鑾駕曰黃麾仗或施之躬郊或用之  
封祀或設之朝覲其多寡有差其先後有序揆厥所元皆自繡衣  
啟之貽謀垂裕永無極肆皇帝陛下聰明文憲紹復祖宗之大  
業偃戢干戈蒐講緝儀典章制度燦然畢舉乃紹興十有三年築

南宋文錄卷十一

壇南郊寅恭天地鹵簿之制實纂乾德至于歲用癸亥則視建隆  
初郊之歲若合符節筭觀簡冊未之攸聞蓋莫為于前無以彰異  
時創業之功莫繼于後無以見今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  
也

廬陵三忠祠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  
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  
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  
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文忠莫不  
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眾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  
判楊邦乂執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  
子從而褒贈之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眾論詢  
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  
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

南宋文錄卷十一

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  
嘗力薦文忠留寅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  
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  
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翁然尊之乃  
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卽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魏巍  
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  
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邪汝廈用意遠矣

棠陰閣記

張孝祥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于民  
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舍其子而去  
父母舍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旣邪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  
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心益不能忘于是過其宮室見其所  
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  
不敢怠者蓋昔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孫子而事其

祖宜如何也余昔爲中都官聞其賢令曰張君仲欽聞之人歌舞  
之去而思之前年余爲建康仲欽適通判府事當塗闕守余檄仲  
欽權焉居數月仲欽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民之思  
仲欽飲會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  
亦不能知但知去年有水災而君實來民不知水今年水不爲害  
而吾瞿然若將殞焉君之時吾與官吏若相忘君去我日與州  
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  
廣南刑獄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  
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欽怡然不爲  
動也黜陟罷行一皆攷之民民扶輿謹噉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  
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當塗占之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天  
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人變其甘  
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前有榕  
木交蔭閣上仲欽之所游息也乾道丙戌五月朔歷陽張某記

皆山閣記

楊萬里

衡山以僻在南荒遠于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然其間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澹巖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百餘嘗南望九疑北登嶽麓是數者固奇矣而其他深林寒谷窮崖怪壑蓋有名不能俎豆于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焉不加少也然則前輩之蹤蹟于衡湘間果皆能徧邪山水之不立于四通之衢者果皆無奇邪如賢人君子之于世其間焉者幸而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參于余之所見其遺者已如此以余之所見推余之所未見又可數邪全州清湘合安侯圭紹興三十有二年春閏二月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奇吾于縣治之旁擇面勢之最宜于山者作一閣焉既成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于几席吾取于醉翁之語而名以皆山願為余記其說萬里曰人于山常厚而山于人常遠非山遠于人而人遠于山也其病一曰俗二

曰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丘一壑自許哉然衣有京洛之塵面有康衢之埃而欲與夜鶴同夢白鷗同意難矣至于王公大人酣營于富貴而荒浪于聲色乃始欲與山為方外之交自湔祓其昨非固以為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既得賢侯以為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獨非幸歟侯試揭余言于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癭者矣當有首肯而三歎者矣惜也賢主人余未之識山則余未之見也雖然余神交其間他日登而賤之余也主人也山也其亦歡然傾蓋也哉

臨川橋記

陳騏

臨川王公玟紹興三十二年春縮一銅章以荊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于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亭可一里源自五峯雙澗北迤而至眾山復迷翳流輳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涌焉如奔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囊聯袂以度歲作歲圯編氓苦其役行旅咨怨

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捍衝溢功竟弗濟  
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歎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于  
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不爲遠計今公則否乃會費五百萬  
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卽故址相之然後  
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埴者榘者築者從焉非驅作  
焉非督公曰有稽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后以爲楹植之屹  
如也巨木以爲梁橫之妥如也甃以培后欲其埤也魁以塗甃欲  
其確也尺有五何其修之曼曼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  
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乃爲乃飭乃敞乃奕  
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間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  
此壯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乃率僚友觀焉曰  
吾與諸君旣作于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民之  
耆老于時咸在翁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謀旣獲遂歌  
以落之曰壯哉滄溟跨蛟龍麗以霄漢垂蟠螭疑若有神施磨礪

鞏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  
沉瀼中朝來岫應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制繁誰功竟  
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荃夷精舍記

韓元吉

荃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  
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  
緣隙瞪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谿出其下  
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崖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  
盡則臥小舟杭谿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  
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徒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  
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  
其深處可泳艸木四時敷華道士卽谿之窮僅爲一廬以待游者  
之會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  
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

始能裹飯命舟而谿之長復倍于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  
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爲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百吾友  
朱元晦居于五天山在荏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游焉與其  
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  
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余每媿焉消熙之  
十年元晦旣辭使節于江東遂賤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其谿五折負大石屏規之  
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艸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  
木佳石拱指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  
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劫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  
書肄業琴歌酒賤莫不在是余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  
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  
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逖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  
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

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顛而誦言于舞雩  
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旣成  
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旣  
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  
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韓元吉

楚有士好游蠶衡廬之巔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  
無不走也意未云足間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  
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  
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旣憊而歸里  
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勸矣  
吾語子游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北而闢爲尋丈之  
室隱几而臥履未始躡乎闕也瞑目而游于胸中而四方萬里之  
遠子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游者

事乎內也顧安用僕僕然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力固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  
天也且旦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室之  
美嬪嬙服御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留涉筆而志其  
曠明日視之則盡己之宮也是何哉由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  
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  
福常在子知足況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  
後足哉友人章冠之間而歎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  
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吾有數畝之  
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間之廈不是過也豈不  
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  
執策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媿  
豈不爲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  
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營一堂矣

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余兄弟交最厚且久其  
清苦貧窶余亦嘗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犁然有當于余心  
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  
余尙何所言哉清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陸游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  
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公天資近道不樂燕  
游歌舞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  
別室自夜至旦盥饋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  
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  
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無有乃以  
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芻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  
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  
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菴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



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劾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棟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卽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鐘于樓匱經于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會其徒七八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善美石請記于余余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于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于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者杖相屬也間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余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記

紹興府修學記

陸游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源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而學校弗治自周襄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攷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竝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于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無任是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栢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游弗親廚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輿殿崇閣邃宇修廊講說之堂弦誦之舍以昔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馨煢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會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爲歉曰上丁之禮服

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邾侯至諸生  
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  
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乃齋心修容來宿于此質明陟降指遜  
進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處  
于鄉弗篤于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于清廉正直不獨不可見公  
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疆與諸生以  
其言來告曰願有記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  
公也于是平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記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  
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巢之巢人覆  
之雀不能巢則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  
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  
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

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  
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  
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  
于前或枕藉于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會起居疾痛呻吟悲  
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  
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  
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  
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  
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大道之  
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  
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居室記

陸游

陸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  
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啟閉之節南為大

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會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婁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勅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其杯酒勅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蹟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會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會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芻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百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于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

將質于山林有道士云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眠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崩于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于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斤斧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于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宋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馨于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君儒術分之官

書命之祿賜之扁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  
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  
深究然甘受和自受采既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  
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  
孔孟之教始終條理于是乎可攷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寢還舊  
關洛緒言稍出于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  
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  
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勉矣  
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慧實之餘  
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  
樂奇之大德則于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于攷方志紀人物亦  
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于是役重民  
之勞賤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  
于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游赤松山記

呂祖謙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長至後一日與二三友訪呂仲平  
之廬登高四望縹緲赤松之居如在屋後後二日呼兒僦藜杖命  
友戒行囊將出門仰視天際雲物飄浮雨意墜地興盡欲止既而  
曰會有能為我開之者緩步出北郭五里許塵市煙火始絕山光  
野色漸與人相應接而晴光亦時著人又二里許至季氏之廬所  
居依山茂林清池相映帶季氏兄弟與其知友陳巖夫亦亟僕被  
欲共宿山中道間有可寓目處則止一以休足力一以適吾意又  
行十里至小石橋望赤松山積靄橫翠蔚然深明而水聲琤琮如  
環珮之相擊相應復行三里許入山門長松偃蹇道旁若不肯與  
世士為伍至橋亭坐于老木之上古澗橫石激為清湍澎湃洶涌  
人籟俱爽心目為之醒然止于漱玉飲于濯纓曩歲雷雨泉石之  
聲恍然猶在耳邊復曳杖入小桃源暝色已滿巖谷矣徒倚枕流  
四際溟濛水天一色泉聲松韻始若暴風急雨之驟至徐而察之

又若車馳卒奔而未有止也雲間時有疎星點綴林杪與水景  
相照清澈無底坐而假寐神清如游乎鈞天而不自知夜將半始  
就寢夢魂所歷蓋亦非人間世也晨興復至其處灑氣游衍天宇  
無滓再至過清駐日久之道士設豆粥卽尋支徑謁二仙祠世相  
傳以爲黃初平兄弟覓山羊之地或曰此留侯所謂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者其信然邪雨微作欲還觀中已而復霽偕行者  
俱欲登山酌丹井飲造之自崖而返景移日改亦忘乎足之前蒼  
然列屏流水在下望桃源之亭榭亦隱約可見中道或有依澗而  
上觀瀑泉履白石欲窮其源而不可得復相與會于丹井之上山  
高而深下視羣谷莫不獻狀道家者說葛真人鍊丹處其語雖若  
誕謾不經然廣谷大川之間亦安知無葛天氏之民遺世忘言者  
歟歸途高者平險者順山回路轉烏紗敝斜隨意先後非徒望之  
者忘其爲誰氏之子也雨復作小憇于邨舍至山下雨亦止日猶  
未中少休卽飯飯竟信其所之道士多扃戶時間棊聲再尋桃源

之游登御風亭林木交翳今皆廓然復循山磴遊于物外喬木倚  
天澗流清壯此間桃源之津所從始也過小橋緣山而行泉石相  
搏無風而濤行且百步幽意益邃橫澗爲橋榜曰三峽驚濤怒流  
與巨石相吞齧前莫知其所窮後莫知其所止清深幽勝殆與塵  
世相隔使人凡情俗慮不埽而自去復行數十步過磬石臨浚流  
景象天逸不特與所謂物外者異亦與所謂三峽者異橫絕一小  
橋又數步臨澗而高大石側立于小亭之後其名曰冷然平流滿  
盈以止眾止上下水石滾滾不少休望澗之北山容如畫下冷然  
又數十步復有傑石橫峙不倚物而立由傑石而前登樓碧位置  
清峻水聲潺湲浚心迹可以俱清傑石之後地平如掌可據高梧而  
坐丹井路亦由此而上誦招隱游仙之篇徘徊登眺不知日之  
入須臾暮煙四合不可以久留復尋舊游而歸仲平贐詩和之者  
亦有自得意抵夜復坐于枕流林外燈火久益微茫泉流靜深尤  
與夜氣相宜是行也初爲一日之畱而山靈不我厭也晦而雨

而晴極目于丹井稱心于桃源而于枕流過清之間朝暮幾與神  
交自己未至辛酉凡三日而後返因識所游之大概及同游者之  
姓名于幅紙以爲他日之思仲平亦姓呂氏河南人樂于山水而  
不厭者季氏兄弟長曰元發次曰滄父幼者未字陳巖夫居古栝  
亦相與再宿而歸云縉雲沈伯明子溫叔昭子成東陽李從仲喬  
子疆郭元簡陳仲益許叔儀徐正之徐用之浦江鄭厚之后介卿  
永康章仲溫莖義阮夢得王性之皆欲從余山行者祖烈喬年亦  
令隨寶友之後庶幾其長而亦漸知此意焉

韶音洞記

張棡

由虞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下有石門可窺入其中則虛明以長  
仰而視之石去人僅尺許色青潤可愛睨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  
龍蛇者皆是也行其中十許步望北牖清江正橫于前出其處則  
下臨深淵所謂皇澤灣也始棡旣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爲之記  
命工人度山之崖磨而鐫之偶發石而得斯洞鑿其下石之齧足

者翦其北林薄之翳目者而地之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之  
洞蓋淳熙三年秋也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其廣二丈有奇牖之外  
少西有地隆然而高爲臺可釣明年秋又于祠之左得小丘平曠  
爽塏江出于旁凡桂之山瑰奇傑出者悉獻其狀作亭于上名之  
曰南薰之亭于是祠之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  
退又得以從容而遊息焉嗟乎有虞氏之德甚盛幾以加矣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彝性天之命乎人者孰不具是哉帝之所以  
爲盛德亦盡吾性之所同然者耳是則帝之澤流洽于人心固將  
與天命竝行而不可泯夫何有今古之間哉後人裴回于斯地遐  
想簫韶之音詠歌南風之詩鼓舞而忘歸也其亦庶幾有以興起  
乎遂書于石四年十月戊子廣漢張棡記

范氏復義宅記

樓鑰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  
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

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  
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郤星散故基榛  
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傲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  
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  
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亶器一日謂二弟曰  
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沒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  
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  
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  
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  
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  
立新倉復舊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  
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  
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  
為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

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為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  
意于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  
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  
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行文正公累世之遺澤  
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緜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  
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豪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後人得推倉  
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推倉  
馬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  
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  
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  
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  
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此政和難如此況天下之益密今之規  
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義事其難如此況天下之益密今之規  
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

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間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會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許克昌

蘇湖常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插記  
輸自松江太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填闕雨少過涯則泛濫瀾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乃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于道發廩賒粟以活餓者曾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說與合丞行視姜侯開明疆濟誠愛果達既受旨即馳希德意諷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

間曰東南海濱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能挽潮為害插湖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塞無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為建甌之勢又即張涇堰旁增庫為高築月湖置插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勾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賤材計功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梃紆悅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賸給不可度匿揀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濬河自斡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墩旁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置插于邑東南四十有八版版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丈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木土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概七倍于浚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



之胡凡五十有五而畢蓋斂未嘗及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于  
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以待澤十日而  
雨吾捧土以增防今四境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惟天可也  
惟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拌蹈而歌鳴  
鳴言語下俚不可聽也乃為歌五章以遺斯民其詞曰水橫流兮  
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宥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  
滔兮迤而下不摩焚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兮莫  
余敢侮且決且漑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  
兮曾不足以餽其口益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  
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我君兮歲後天施我子孫兮彌豐年  
周孚

楚州新城記

乾道六年春三月詔城山陽命守臣左祐董其事左侯既受命乃  
營度之兵夫之在道者方半而財用之調于諸州者未全至也會  
左侯以疾卒天子以事之未集推擇其可當是任者于是光州觀

察使陳侯敏自高郵往代之侯既至郡覽視河山知天子所以防  
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費之巨而人不可又勞也乃計工庸差物  
宜裁其費之冗者謫其卒之不中程者畚鍤版榦之勞風霜氛霧  
之毒侯相其早暮而以身率之凡在役者謹以聽命自侯之至為  
日者百八十有五用人之力總六十一萬有奇而城以成其長四  
千二十有三步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廣如城高之數而殺其一  
為門六水門二樓櫓機械之用畢具沈沈翼翼視舊之功蓋有加  
焉時某適從事此邦而侯求文為記某嘗從侯而登周覽四向矣  
蓋淮東諸郡其視以為喉襟者莫逾楚也楚之地西一舍而廬則  
淮陰兩清口之所直也北不三里則漕河淮之所灌輸也航清口  
而下淮逆漕河而上少北而西則鶴水柴周之嘗鑿也自鶴水而  
南則走高郵維揚道也使有一朝之警而楚之壁壘不嚴守備不  
具則自固且不暇而欲責其扼吭拊背之功得乎此天子之所以  
委侯而侯之所以盡瘁也往時淮東宣撫使治所實在楚蓋嘗屯

重兵矣虜既求成兵不此屯者幾三十年今天子按舊籍復駐師于此而首屬侯焉其責成于侯者豈淺淺哉侯亦能仰稱上意故于是役也不倚辦不淫費謀之審成之果使上享成利而下無怨言侯可謂忠且才矣夫以侯之忠且才而天子責成之堅苟少須焉則其所成就者豈止楚一城而已哉某敬書其事于石以告來者

滁州奠枕樓記

周孚

乾道八年春濟南辛侯自司農寺簿來守滁時滁人方苦于饑商旅不行市物翔貴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風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釋民之負于官者錢五百八十萬有奇凡商旅之過其郡有輸于官令減舊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貸民以錢使新其屋以絕火災夏麥大熟商旅空集榷酤之課倍增流亡復還民始蘇侯乃以公之餘錢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間兵創客邸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樓使民以歲時登臨之是

歲秋余客游滁侯為余言其名樓之意曰滁之為州地僻而貧其俗勤于治生而畏官府自力田之外無復外慕故比他郡為易治然處于兩淮之間用兵者之所必爭是以比年以來蒙禍最酷自乾道初元迄今八年矣天子之涵養綏拊兩淮者至矣而滁之水旱相乘凡四載民之復業者十室而四吾來承乏而政又拙幸國家法令明備循而守之無大闕敗今歲又宜麥而美禾是天相吾民也吾之名是樓非以侈游觀也以誌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須臾之安也子以為何如余以為天下之事常敗于不樂為者夫君子之仕凡事之枉民者皆我所當盡力也盡吾力而不成吾無憾焉苟曰吾樂大而狹小豈民望哉今以侯之仕進而較其同列蓋小屈矣人意侯不樂于此也而侯勿惰勿媮以登于治亦可謂賢矣故樓之役雖小而侯之心其規規然在民者尚可驗也夫敏以行之不倦以終之古之政也其可無傳哉故余樂為之書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濟北周

字記

王荊公祠堂記

陸九淵

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麻之季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蠶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于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于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峻民

之才可以覆芘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百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于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

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  
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  
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于公蓋生于其氣之所迕公之  
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局于流俗警色  
利達之習介然無豪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  
質也埽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  
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煜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  
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媿成  
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  
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  
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  
其決忠樸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  
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

東土皇錄

寶

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  
粹于是矣釋此弗論尙何以費辭于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  
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  
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于老  
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于天下隨其分  
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于當世之弊有不  
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  
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  
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  
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  
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  
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  
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

七

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  
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于君子哉紹聖之變宜得而獨委罪于  
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席  
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  
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  
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  
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  
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  
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  
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  
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  
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正墟鄉貴人屬縣立  
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歎今  
怪力之祠絲絲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

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邪  
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  
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  
于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  
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為善而比間有  
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  
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于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敬齋記

陸九淵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媿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足乎哉然或者過于勢而狃于習則  
是心殆不可攷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  
足貴勢富彊雖奸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  
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  
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

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惻惻于其  
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得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  
讎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  
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鐘大呂，施宣于內，能生  
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太簇助以夾鐘，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  
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縣地  
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宰，于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  
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奸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  
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于其勢者邪。然公之始  
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于其  
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于余文。至于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  
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  
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

得黃鐘大呂之氣，能養之。至于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  
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于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  
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于交物之初，有滋而  
無芟，根固于怠忽，末蔓于馳驚，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  
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于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  
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  
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南宋文錄錄卷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南宋文錄錄卷十二目  
記

重建客星橋記	孫應時
南豐先賢祠記	陳宗禮
盱眙軍新學記	袁燮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袁燮
老進縣重開後河記	鄒補之
陳修撰祠堂記	劉宰
韓文公新廟記	黃幹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心傳
建康府總運司初建貢院記	李道傳
元符忠諫堂記	魏了翁
靖州鶴山書院記	魏了翁
涪州社稷壇記	魏了翁

緜州新城記

魏了翁

雅州振文堂記

魏了翁

眉州新開環湖記

魏了翁

四川制置使安公生祠記

魏了翁

矩堂記

真德秀

鄂州重修北榭記

李 稟

南宋文錄錄卷十二

吳江董兆熊元輯

記

重建客星橋記

孫應時

自漢建莖以來千餘年嚴先生之高風激越宇宙天下尊之無異  
 詞先生吾餘姚人也晚耕于富春山富春析而為桐廬釣臺屬焉  
 自文正范公建祠而記之釣臺之名大顯厓后艸木亦得以衣被  
 風采發舒精神傳繪于天下其邦人士尤以為榮而吾邑之地靈  
 人傑世反不傳非闕歟土俗所記吾邑少東江瀨粼粼潮汐上下  
 常有聲是為子陵灘蓋其初之釣游處也東北十里有奇峯曰陳  
 山拔立千仞秀表一方而叢石隆起在山之陰據峻陁俯長川以  
 望東海是為嚴先生墓蓋嘗家是山而歸葬焉又有山曰嚴公  
 山有古叢祠曰先生廟其應史如此豈誣也哉乾道中故太師史  
 公鎮越始告縣袁墓道起精舍曰客星堂而為之田長吏以時奉  
 嘗陳山臨大浦民橋其上善壞淳熙十年僧清式大改作登后如



虹衰百有五十丈后闌翼之甚壯六年乃成里人相命亦曰客星  
橋將使四方之士舟車之過焉者喜其名而相告也江山其改觀  
乎先生之故里其與釣臺並傳乎儻亦史公之志也哉噫嘻利欲  
昏人萬世同流非聖孰能興之惟伯夷之風廉頑立懦先生亦  
一倡東都之士凜然以名教風節相高千載之下猶與日月爭光  
信乎其得聖人之清者也豪傑之士今豈無有況乎覽先生之遺  
蹟想其人之如杜其感慨何如也邑人孫應時敢記其事于后且  
歌之曰山川之靈兮人為重輕風土之佳兮人為晦明先生釣游  
有榮一州先生故丘云何弗求陳山雄雄后梁崇崇斯名斯歌以  
諗四方慶元四年戊午八月壬辰記

南豐先賢祠記

陳宗禮

文章非小技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唐惟昌黎能復古繼是敝矣  
宋以文治一興滌凡革腐幾與三代同風而士以文名者稱之嘉  
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之曾眉山之蘇胥起而應眉山  
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參以當世之務機圓而通  
辭暢而警立言之有補于世美矣然求其淵源聖賢衰襄經術未  
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醇者也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其說曰  
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相與爭先王  
之教于衰滅之中則先生之學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韓子所  
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溢而為文辭嚴毅正大不詭不回援  
孔孟之是斷戰國策士之非舉典謨之得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  
失如鍼指南如藥伐病言語之工云乎哉蓋眉山父子兄弟文之  
奇南豐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馬如雲龍恍惚變態而正者金之  
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帛之暖粟之飽不可一日而無人莫知  
其功也以斯文明斯道淑斯人古所謂鄉先生者正如是沒則祭  
于社禮也而由元豐迄今二百年尚曠茲典歲在甲寅楊君瑱來  
守盱訪求文物之遺慨然掇郡帑之餘下屬邑選委富而才者度  
地建祠以慰是邦士君子之思乃于邑之西隅剗草取曠刊突就

平爲堂其中而置像焉翼以兩廡前有門以謹闔闕後有堂以處  
衣冠之來聚者經始于乙卯之夏至丙辰之春落成于是人無遠  
近皆知斯文愈久愈光而喜斯道有屬也觀像思人紳文見道必  
有進不自己者豈但爲觀美哉余嘗竊祿中祕遇當陸對嘗述先  
生之文之道請賜謚立祠以光往哲以範後學朝廷旣以文定易  
名賢太守又爲祀以從眾欲余適需次與觀規畫郡邑之士請書  
其本末遂不敢辭初宣力助費者譚夢麟偕其子曰新續之者羅  
仲固協謀營度者邑士徐詣張有開嚴高時寶祐四年正月望日  
記

盱眙軍新學記

袁燮

當邊燹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  
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于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  
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于飢渴飢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  
忘將無以爲人害孰大于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

而爲忠爲孝如是而爲奸爲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  
閑也軍事雖殷閑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  
盱眙之學創于紹熙之癸亥歲迨今辛巳戎馬南牧墟焉乾道二  
年再建而開禧以兵燬嘉定二年更造旣累歲矣會太守葛侯洪  
徙郡治于山城學宮亦將從之于是校官陳君德林求可爲新基  
者得諸玻璃門之內其廣五十畝高君熙績繼之始營殿基余君  
元虞又繼之銳欲圖新而力未能也始卽舊學教育諸生已而之  
春捍禦北敵諸軍攘之狼藉滋甚統帥劉侯璋雖在軍旅不忘俎  
豆旣攝事奠謁之始顧瞻咨嗟亟命專官董新學之役面勢正平  
殿宇崇敞重門複廊一堂四齋有職掌之舍有儲侍之所夏季經  
始孟秋告具資于郡計者寡取諸軍帑者多廩無餘粟又助之諸  
生脫塾隘而由高明弦誦不輟業履日新所居所養固有移其氣  
體者矣侯于是自慰曰吾道其昌乎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軍  
旅之設學實始終之理固相關也矧韋布之彥生長邊陲天資

慷慨習知軍旅事情足以爲折衝禦侮之助正庠序中所當收拾者乎且三代之學惟以明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集俊彥以磨礪之昭揭大倫俾皆竭忠致死以衛君父尤今日固守封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爲是舉也嗚呼其真時務之要也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袁燮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者義重于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尙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全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宥焉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惻其無堅城也況小官乎家法相傳前後一揆當宣和間睦城倡厥凡服勞于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挺然特立固守吾節不卑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于戮而不肯自全是必資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彊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

者真其人矣縉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茶而當逆僞方銳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舍我職業而求活艸間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懼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祿大夫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爲自愛乎辱者爲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爲善者豈不益自勉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媿怍哉公道以明正廬以續深有補于世敦官若

之志願也于是乎書

荃進縣重開後河記

鄒補之

毘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悉東下獨南水門  
 受蒯溪流注之惠明河道舜宜橋竝臥龍街抵迎秋門醴為二股  
 一自月斜橋以達于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略州倉  
 後接于縣橋與金斗水匯地格勢禁不可前往慶厯中李公餘慶  
 以國子博士守州始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漕渠  
 郡人既以漕渠為前河遂指顧塘為後河以其在互市間故亦曰  
 市河云中稍填淤崇寧元年太守給事朱公彥更浚之未幾復罹  
 兵禍夾河民居蕩為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治鐵家子頑  
 鑿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絲是河之不濬治者餘四百甲  
 子間有勇于興作當官不為去官而後太息者皆是濬熙十三年  
 春太守四明林公實來既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罷行之居復深  
 念常為東南大州富于文雅顧今風俗不加于舊而文士日遜焉

他日肩籃輿訪井落謂彼顧塘橋于州位為東南勢為喉襟此殆  
 易所謂與東南也文明以止者邪文明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  
 使壅暇日合里居搢紳士道之後有出郡人道鄉先生侍郎鄒公  
 浩所為開河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下狀益證前  
 說道鄉嘗受大學于河南二程夫子之門紹聖中為御史言宮掖  
 間事視死如歸寤媚此陰陽拘忌說邪于是益思所以為經紀之  
 具踰一年浮議搖搖幾為沮敗者數矣夏六月屬時不雨于濬治  
 為宜乃蒐卒之羨席帑藏之遺餘十月戒事仍令晉陵荃進令丞  
 四戒官護作役不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深于舊為  
 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日以闢煌煌乎繼慶厯崇寧  
 循吏之懋績其不在茲乎然君子謂是役也公惠民之德四焉以  
 議論者尙其決以力役者尙其神以文學者尙其明以舟楫者尙  
 其利興一役而四德具焉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公德郡文學掾  
 三衢鄒補之執筆睨其旁請書之遂書以為開河後記公名祖洽

官爲朝奉大夫

陳修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景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乃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憤而輕用其威者存矣未有事非已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

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賤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相繼而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梲不應用時金兵圍汴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間公等言權呼宗楚亦以兵會鈇鎖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殿帥王宗楚亦以兵會鈇鎖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梲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于學六賊稍席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救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願以爲己利乎

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衰還鄉里是歲復舉于鄉會京城之變  
 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  
 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既至以宰相黃潛善樞臣  
 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上書極  
 言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招一輩布之士非直  
 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  
 飲望矣汪黃閱書恚憤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  
 其徒宿怨于公又應天尹孟庾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  
 書矯誣并致于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為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  
 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  
 切勿念東識者謂賢于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為  
 斂子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  
 而事寢間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于散地引咎自躬選賢于  
 眾用能盡屈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

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于飾非拒諫之域者願諱晦其事謂  
 為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  
 德口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又古者孔子坐于奠  
 位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于京口所謂先師鄉  
 先生歿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尙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  
 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谿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  
 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為之記某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  
 乃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于  
 百年之後況當時搢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非歟詩曰憂  
 心忉忉慍于羣小于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  
 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于后

韓文公新廟記

黃幹

自堯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  
 前後相望也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

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攷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何盛衰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于支離躡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于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帑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逐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

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于身驗于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揚氏去孟子未遠也醱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醱而席荀揚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于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彊恕續成之而屬翰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于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廟之役始于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翌日記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心傳

自佛法入中國而海內山水之勝率爲浮屠氏有之逮隋唐而尤盛今六百年矣淞俗好佛故阿蘭若之在淞者滋多余爲史官時有介僧宗偉來見者曰吾永嘉人開禧間尋師學道至烏程之南林愛其風土結艸菴居焉時未祝髮也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淞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賈之所萃而官未嘗譏征焉此宜爲帝釋梵王之宮而未多有也吾嘗血指書報生佛所說經一七卷口不絕誦鄉人得信乃相與築祈年之地今敷文閣學士眉山楊公時領祠部益捐金錢以爲吾助由是佛法僧之所寓經鍾財之所舍與其他所以爲叢林之制者次築而舉又度吾之徒積十有六人俾傳香火之奉顧獨未有以名之也乃請于禮部得報國舊額而名焉因求余文以揭諸壁而余爲儒者也自計不當放浮屠氏之言久未之許已而余西歸請治艦于湖俾求不已余覽其書而難曰國家立郡縣之學以明人倫此儒者所當務也而庠序之設反弗若僧廬之盛何哉爲浮屠氏者心志專

勤願力堅固故以誅茅刈卉衣荷會檜之餘而金碧翬飛土木勝麗成於年歲之頃通都大邑或以百數而未已也若郡縣之學一耳而爲政者往往眎爲棄物曾不嘗省惟園亭館宇之爲尙甚弗獲已始捐棄毫末以爲支傾補壞之計其弗若一也浮屠氏之徒其用財也一髮不欺以爲欺則有報也故人亦信之而予之也易甚或空囊鉢之儲而無所靳今之教者莫大于天子之學矣而養弟子之貲或乃移之以供校官之襍費至于郡縣之間則周親故資游謁入私用者無不有矣其弗若二也瞿曇之道非可用以理天下國家者也然其徒之教人乃顛以識心見性爲事而學校之所謂課試者特不過爲瞽病剽竊之文以償利祿溫飽之願而已蓋皆浮屠氏之唾棄而不顧者故爲士者亦恥居之其弗若三也今偉之營是制也一錢之施弗敢私有銖積寸累迄于成就世俗之士當知所媿而又奚議哉昔國一師爲崔趙公言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文公問藥山戒定慧之說藥山云欲保



任此事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閩閣中物舍不得便為滲漏  
今之士大夫攷其所為滲漏多矣故名雖將相而實不能為大丈  
夫此浮屠氏所以下視而高勝之也余歸伏田里方將營葺鄉校  
與門人朋友講習其間以淑一鄉之士蓋嘗感于欽儼之言而猶  
思其弗逮也故因偉之請悉書余所感者遺之俾歸刻之傳示四  
方庶有儆也端平元年秋八月吉日記

建康府總運司初建貢院記

李道傳

國朝之制諸路置使按察各有職掌轉運使最先置所掌最多提  
舉學事既省又兼掌學校貢舉事間三歲詔諸州各試其士升之  
禮部士與為吏者親嫌則偕已任而鑲其廳者試于轉運司江東  
地大人眾材雋間出數十年間由轉運司之試擢高科登貴仕者  
數數有之顧試院未克立每寓于浮屠者之宮庠隘弗肅有司患  
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度地于建康府城之東南隅廬陵胡侯  
槻以總領財賍兼攝使事稍儲錢以俟費他未皇也嘉定八年祕

閣修撰建安真侯德秀為副使至則曰是不可以不成于是相其  
陰陽正位南鄉築而增之其崇五尺背負鍾山前直長干清谿環  
流秦淮翫注寬間爽塏不僻不囂于校文論士為宜九年三月戊  
寅命工興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聽事成修廊繩直表裏相  
望外而羣執事之吏各有攸局七月丁卯工告訖事侯謂道傳益  
記之道傳竊惟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古專尚詞章而德行道義  
之實喪多為文法而廉恥禮遜之節壞世久病之學廢而詞益下  
俗澆而綱益密雖上之人亦竊病焉捷其徑以誘之于前艱其門  
以塞之于後使為士者棄鄉井走道路無復懷寶待價之意又識  
者所深病也學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弊攷古之意酌今之宜使  
教學興風俗厚賢才出治功著其規模條目本末先後必有可言  
者然豈有司所得為哉若夫合圓冠方履之士以校其藝曾無定  
處而反託于異教之廬事益苟名益不正此則有司所得為者是  
役也侯蓋為所得為而已學古行道侯之素志所謂攷古之意酌

今之宜以救歷世之弊者其必慨然于此矣夫豈特以高科貴仕  
望江東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風采聞于四方奉命出使專以激濁  
揚清洗冤澤物為己任歲適大饑民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席燕  
餽削浮冗獨以餘力克興是役材無彊賈庸必厚給田里不知州  
縣不與是皆足書道傳既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  
于侯者備論焉院為屋餘百五十楹錢以緡計者萬四千有奇董  
其役者主管文字趙與哲嘉定九年七月日朝散郎提舉江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李道傳記

元符忠諫堂記

魏了翁

余昔為丹棱楊慶崇作志其子邁以事狀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  
者舉元豐五年進士終承議郎余以書反曰崇宜籍元祐奸黨定  
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非此其是歟而先是未有  
識之邁曰郡乘有之子其為我發之無何邁求余書元符閣又無  
何李柱史季尤又為承議之五世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余歸

自靖仲炎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子為記之余慨然有感于世道之變  
人情之反乃至此且曰奸曰邪名之至惡王法之所必誅也人  
之于先祖也為銘物為尊彝為壙志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宜用事  
之臣籍其祖于邪等附其事于奸黨而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  
戾乎竊嘗稽諸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  
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智之性陰陽剛柔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  
非邪正之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  
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  
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  
之夫既名浮于實則于是有各實之說逮其又甚則放辭者盜正  
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距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  
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鵠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鸞  
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奸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

不疑如京卞之爲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  
李相傾相軋不極于亂不已固未嘗被以溢惡無實之名也自京  
卞一開其端變亂白黑實爲陰乘陽賤陵貴夷亂華之兆至于秦  
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逮  
繫五十三家將以爲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  
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偽黨夫曰奸曰邪曰逆曰僞本以怖  
而攜之也而願附名籍者惟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也  
反爲至美之事况夫人以渺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濫貴素  
飽曾幾何時而爲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萬世之後是非予奪著  
乎人心瞭不可揜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籍之士  
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  
虜孰不知之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毫髮加損也祇以貽干  
載之一噓百彼京卞檜侂胄必不以奸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奸邪  
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于方人者猶曰是

奸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于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  
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間范孟博之去歎曰今  
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爲柄臣者誣人以奸  
邪本起穢以自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  
亦當知所擇云

靖州鶴山書院記

魏了翁

某泰禧間曾仕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室于先廬之  
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肄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  
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藩羸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卽正歲大朝  
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繫不通于中  
州益得以靜慮澂神循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位其  
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別  
菑翳爲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其己之遷也乃卽故鄉之名榜以  
鶴山書院荷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穉杉灌木叢篠又

將尋歲寒之盟某息游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詠餘興歎或  
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爲子喜而子感諸曰不然也君譬  
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  
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愬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憚  
則儻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  
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終孝子之  
身不足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繇寒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  
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顧無能絲毫之  
益迺蹈後常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尙  
以自靖自獻爲足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  
眾允而後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審于所  
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懷乎十日之所視所以廣敬  
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蓄誠

也自明誠善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或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  
身證諸民以及于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髮之不合重發言之  
機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忌而余也又有一于是  
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汲汲以求伸也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惡  
數數以取疏也衣錦綵衣裳錦綵裳慮皓皓以取汗也謹爾優游  
勉爾遁思忌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于斯也嗚呼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而何心焉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親何  
心焉故古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孟  
之罪人百矣于是識其語于室以自儆無能則下之有致之自

涪州社稷壇記

魏了翁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稟氣受形所以位  
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響帝則于郊祀社則于國凡皆以  
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壇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  
句龍稷祭五穀之神而配以棄大抵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

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  
之有所有報者則皆與稷竝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  
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二十五家之民皆得祠之且不特祈  
報于是也天地之災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宮室之考亦于是乎類  
之禩之宜之豐之或曰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為尊  
而地之所以為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  
財以養故教民美報惟是為切近下逮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修  
浮屠老子與淫暱不經之祀窺見罅漏入操其柄乃至詔非其鬼  
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宮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  
鞠為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造焉況有如涪陵之  
社則邈在西山之巔亂石衝道危不可陟望祀于治平佛舍然則  
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為又甚博士謝侯興甫來為守慨然曰事有  
大于此乎度郡之東為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壇為齋廬三楹于北  
墉下自日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年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不可

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禮壞樂廢士安  
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怖利害之私以滂鬼神之分故因侯  
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所聞請識諸牲后期來者之勿壞也

魏了翁

魏了翁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  
在利路而縣為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縣不  
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至縣不三百里然則縣雖  
內郡實竝邊也而莫為之限蔽頽墉壞壘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  
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餘人然  
邊戎未撤則是屯也日間烏鳥之聲烏弗聲猶不可恃矧若此  
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攷案圖籍則自淳化五年廷評石  
侯某嘗築斯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為國若此  
其不偶涉事變者特幸爾于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  
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之凡而費用則屬之通守唐

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  
袤一千三百丈崇二丈而堞五堵不預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  
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  
且以爲未也計贛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滿戎請于朝俾  
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  
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有顛未懼久而  
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歎國朝疆幹弱枝之弊至于郡國空虛  
城池弗葺以熙豐固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  
之久而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獅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  
枝弱之害著矣極于比歲賊熾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張莫干  
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虜闖梁洋如履平地虜窺江淮如升墟邑  
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間程侯之爲是舉也深嘉  
而重歎焉抑又此惡得無感于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  
隱以金椎蒙以石壁巋乎如峭巖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縣

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人如侯之約  
已奉公帑廩之羨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爲守之古者哲夫以  
爲城今也先幾燭患則嫌于樂禍鞠躬蹈方則疑于少通古者眾  
心以爲城今也吏倚法爲帝民與吏爲讎平居既不相孚緩急無  
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爲城今日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  
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  
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爲其所得爲者耳若前所憂則  
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  
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  
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爲然則試爲識諸城陰以冀覽者之一動  
心焉斯其爲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  
節用度以寬繇賤所去見思云

雅州振文堂記

魏了翁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崎鹵嶺峭川激民椎頓能勞

苦而其為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平無遽則其間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宇文侯紹芳為是州之明年邊塵不驚百廢具飭乃因餘力順民之情為樓于州之南侯既為文以紀之又為堂其下扁以振文俾來諗余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者矣而侯之為是也宜以斯土也士習雖醇而馳騁文藝以譁眾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振作之歟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其為文也佔畢誦說云乎哉太極昆侖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柔剛分焉盪推往來更迭襍揉日夜相代乎前無一息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皇皇乎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艸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王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為起

鳳鳥河圖之歎薄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卷卷乎是州之人夷荒闢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既少馳騫之觀地左且阻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茲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存以悠然自得于天理之彝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于斯言

眉州新開環湖記

魏了翁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孚訟清圖惟寬間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淪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別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為甌梁以室之曾不能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于圃之西為洞循洞之西為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為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為傳館由館之北湖光渺漭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柏港又東為亭菱嶼直百坡亭又東北為雪橋為游環鞠梁乃濟又東

爲起文堂泓涵演深廣繚繞于是環圃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  
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樛參差蔽虧柔萸芳華夾道綺  
靡周閣層檻倒影參錯雙鶴乘雁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頌首萃尾  
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爲是于圃中也計庸程  
物屬役賤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爲有也然則子無已勦民爾乎  
曰否吾未始有爲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  
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  
固有者然也今余于是湖也亦襲而致之歟無亦因其固有而導  
之然歟而奚勦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  
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情  
益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滯  
幽滯焉耳斯其爲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爲是也則吾旣得聞命矣  
抑聞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子之游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  
乎曰有昔者楊雄氏有言成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

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  
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爲  
歌之願無忘子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兮誰揭誰厲采蒲與荷  
兮采藻淠淠言醜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擎兮我鼓我拽舒乎  
婉婉兮般乎裔裔兮訏且樂兮莫之止戾印興我思兮此于湖底  
我之泄泄兮民之蹶蹶非爾作兮惟余于制終余永念兮是倣是  
戒毋臭厥載兮庶其夷屆歌旣闕主人飲客酒泯然思戰然笑復  
使反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爲記

四川制置使安公生祠記

魏了翁

恭維國家承百王之後當五代之敝寓縣分裂藩臣恣睢藝祖皇  
帝神芘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基太宗遙祗前訓卒  
其成功民生闔澤夷狄順軌真仁休養英廟纂承至熙豐物眾地  
大而竊儒爲奸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  
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索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惠



先烈宏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勳未集而崇陵  
享國日淺肆開皇上克念厥紹治尚清明率籲羣獻將有志于慶  
麻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竊弄  
威柄矣吳曦乳臭子耳依憑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爲心腹昇  
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爲謀則蓋不在是也玠璘拱挺再世  
爲將刻忌少恩士鮮爲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吳氏曦密結侂胄  
願將西師旣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以開邊中侂胄  
之欲而潛通于敵乘時爲奸矣士大夫由學禁以來義禮亦不競  
一旦利欲所熾則大官唱聲百口附和牢不可破凡以使命還自  
虜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響應是則  
然矣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時之蠱登華要者鮮不出  
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爲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了翁蒙恩  
召試玉堂力陳其不可幾觸間罷明年將出師朝廷尙欲託之公  
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上暨管

軍咸得驛聞詔下中外各以已見條具獨曦不奉詔而移書韓侂  
胄曰戒嚴有日忽出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稟進退遲速願  
明降處分彼旣不論可否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侂胄得書惘然以  
失而公卿以下素爲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識者已覘其無君之  
心迨郭倪李爽攻壽泗皇甫燧攻唐鄧雖皆覆軍亡將而還然尙  
有可諉者而曦乃悠悠不前不惟蓄溫裕之謀蓋又出于石晉劉  
齊之陋策元帥旣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是所望以  
反正者惟蜀人百志仁蹈道者固足以明人臣之義潔身者勇往  
弗顧全軀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  
甸壞我襄安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數州生聚遽隔王  
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刺刃于賊者視其汗巖衣冠割截  
輿地駸駸然且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爾矣惟今資政殿  
學士安公兩奮由儒生獨能周旋其間濡迹以就事部分旣定卽  
矯詔誅曦盡復四州虜聞之以爲從天而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

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召羣臣計事咸謂無出公右乃為書賜公勉以圖曦報國書未至而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為知人詔拜公端明殿學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恩視執政也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于棗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歟盛哉蜀人于公飲會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谿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農孫德公之功乃尙厥象而志廣漢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顛末余惟公殊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版被之金石者何可勝數尙安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為之喟然歎曰天之生人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靡蕩所不容不爾邪然天之愛人也屈于前必有信于後消于彼必有息于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于極做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

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惡可彊而致然邪賊曦之變公雖以天下為已任始焉自晦而人主與羣臣固已期之于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攷之蓋項背相望于道地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卿元宗謂其所為乃若此真卿固嘗有位于朝矣而元宗不之識安公方守偏郡已為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于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虜運既衰羣醜相噬埽清舊都茲惟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所夙知蓋未有以加于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錡炳耀盪人耳目其將有大于此者了翁雖不佞請廣皇荃方城之雅以備一代闕文云

矩堂記

真德秀

余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余以記余不佞然

用力于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于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宜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宜以救菑獲譴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于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于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腹細民吾嘗弗直之故于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競今君乃能揭于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敷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余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于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絮而無不矩

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于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于仁者故孟子亦曰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疆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疆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于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于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一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無偏吝有方正而無頗邪帥是性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途之榛蕪歟大學丁宜于絕簡孟子懇激于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絮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鄂州重修北樹記

李 臺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樹並稱南樓由元祐改作元符末修口黃公魯直嘗見于題詠惟北樹冠子城之巔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賤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庫隘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阨榛莽翳狐狸所窟虺蜴所蟠于是昉議更替先增甃北隅表二尋崇三丈有奇南表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巖然相望始于一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與憑檻遐睎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鄗杜安陸諸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潏漢沔之澱洞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

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湏澁山如內方大小別雖工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蹟猶可誼訪而攷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模特淺淺百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棄南北疆弱係焉以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為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況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為表裏諸葛忠莖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躡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尚之顧言夏口當荊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為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邪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為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為力故梁末因陸法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撼淮南之侵朱梁三遣兵援之

皆至近地然無救于洪汜為淮南將劉杼所克身殞國絕豈天塹  
 之設果足以限南北邪抑或彼此存乎人之圖回智略何如  
 百夫惟俊傑之士有志于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  
 時行游坐息朝夕維未嘗不在于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為則  
 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為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賤  
 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  
 覽山川之形勝攷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  
 之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賤之志于是乎在王茂宏  
 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  
 遊其臨眺豈但以逸其身而自適于耳目之間而已哉榭之廢  
 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為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  
 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臺  
 記

南宋文錄錄卷十二

南宋文錄錄卷十三目

記

文廟禮器記	陳文蔚
始得山橋隱居記	王埜
呂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
溧陽縣除妖記	陸子適
三鉅公祠記	戴桐
咸若亭記	李昞英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周七律記	王應麟
赤城書堂記	王應麟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札碑陰記	黃震
撫州金谿縣社倉記	黃震

周公謹復菴記

牟獻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

馮夢得

大禹廟記

計有功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傳貽書堂記

文及翁

羅浮山行記

趙汝馭

